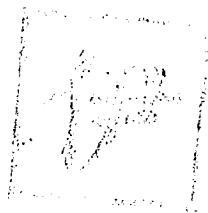


黨國要人最近的幾封信

【全】

上海大東書局印行



005.35
354

信封幾的人要國黨

黨國要人的幾封信目次

告武漢國民黨軍政同志暨全國國民黨黨員書	白崇禧
爲分共事致朱培德	胡漢民
寄胡展堂討論三民主義	鄧 悌
答鄧悌討論三民主義	胡漢民
再答鄧悌討論三民主義	胡漢民
兩湖一瞥	胡禮賢
武漢派之所謂反共	蘆 隱
中山賢於儒墨	胡漢民
孫總理實集古今中外諸聖之大成	陳榮廣
CP的反共與反共的CP	CC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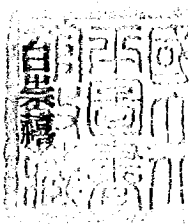
蘇俄對於中國國民黨的陰謀·····	蘆 隱
甯漢合作的討論·····	張德銓
真正國民黨的同志當一致團結無所謂合作·····	蘆 隱
胡漢民先生對於時局的意見·····	蘆 隱
爲粵變事致何香凝·····	廖百芳
勸大家相安一時·····	吳稚暉
一月六日致蔣介石·····	胡漢民
告別國人書·····	戴季陶
再答陳先生·····	吳稚暉
爲郭秉文事致楊杏佛·····	王正廷
爲郭秉文事再致王正廷·····	楊杏佛

黨國要人的幾封信

敬告武漢國民黨軍政同志暨全國國民黨黨員書

武漢本黨軍政界同志暨全國本黨同志均鑒：吾黨不幸，北伐未完，中道變亂，南京武漢，形勢捍格，黨國民族，危如累卵。凡我同志，若不站在本黨觀點上，平心靜氣，將共產黨根本與本黨不能相容之處，及其陰謀變叛之實，認真體察，一致驅除，則必歧路徘徊，受彼欺弄，為之傀儡，自相摧殘，勢將至於黨亡，國亡，自身自家及全民族皆隨之以亡。崇禛思之痛心，言之下淚，謹將區區所及，為本黨親愛諸同志披瀝陳之，乞明察焉！

自我總理創立本黨以來，原以革命救亡為唯一之職責。吾黨同志，責任所在，必對於總理主義及一切教訓，深切信仰，不為詖詞異說所惑，方足以為總理之信徒。考民族主義，所以求我民族在國際間民族間之自由平等；民權主義，所以求我國民在政治上之自由平等；民生主義，所以求我國民在經濟上之自由平等；此三民主義，實我總理內本我國數千年相傳之歷史文明，及四萬萬人現有之經濟狀況，外察世界革命潮流，及人類進化之程序，煞費審慎權衡之精神而後創定。



者也。且恐吾黨奉行不慎，墮等堪虞，故以軍政黨政憲政時期，分著為建國大綱，飭吾黨以遵守，乃共產黨徒，盤踞湘鄂兩省，凌亂我政綱，盜竊我黨權，悖總理容彼各個分子加入我黨，共為國民革命之教言，公然厲行彼黨所謂社會革命之實，以地痞土匪團結之暴力，肆行捕殺我黨同志及良善農工；其所貼標語，或曰反共產即反革命，或曰共產主義萬歲，或曰列留主義萬歲，或曰赤色職工萬歲，或曰蘇俄革命民衆之祖國，而對於民族主義，反誣之為宗法思想，對於民權主義，反譽之為非驢非馬之辦法，對於民生主義，反斥之為社會政策，而三民主義不澈底之論，湘鄂青年被其惡化者，咸交口誦之。夫底者，止也，盡也，世界進化，無止盡時，故進化之義明，澈底之名詞，在邏輯上已不能成立。天下事理，無所謂底，相適為貴。况共產主義與民生主義之優劣，我總理在民生主義講演中，已諄諄再三比較，如馬克思以質為人類歷史進化之重心，我總理則以生存為人類歷史進化之重心；馬克思以階級戰爭為社會進化之因，我總理則斥之為顛倒因果之類；言之何等深切。且共產黨既以階級戰爭為社會進化之因，則彼輩應主張人類永有階級，常相戰爭，俾得進化，何敢反以階級戰爭為手段，而以削平階級為目的？假令彼目的果達，則社會進化之機，不其息乎？共產黨此種矛盾自攻之點，實不一而足；而况中國共產黨徒，假馬克之學說，以飾其陰私，悍然以

我民族供其試驗之犧牲乎？始假我黨之招牌以革命，終逞彼黨之殘忍以傷我，非叛黨而何？非反革命而何？非謀陷我黨國民族於危險而何？此應請我同志認真體察者一也。

總理所定農工政策，其目的在保障農工利益，改善農工生活，增進農工地位。乃共產假我黨農工政策爲其黨農運工運之重要工作，利用地痞流氓，霸佔各地農協工會，壓迫大多數農工，供其驅使，恣其食用。工有與論者，即指爲工賊，農有後至者，即目爲反動，捕縛誅辱，所在皆然。率令少數農民，橫行殘暴，迫使大多數農工，箝口忍泣，求生活而不得，又豈有利益地位之可言耶？且共產黨徒，故意過度提高工價，令雇主歇業，工人啼飢；又令其黨徒到處阻住穀米雜糧流通，即飼畜肥料及一切貨物，亦皆畫界堆積，不許貿易，遠者捕之，是以農村經濟之窘，困痛之深，無可告訴；而共產黨猶號於衆曰：此國民黨之農工政策也，此政策孫總理所規定者也。嗚呼！不徒害我農工，欺我黨衆，尤深誣我總理矣！蓋共產黨之所以爲此者，實知我國資本家大地主爲數極少，而無產階級亦不甚多，大多數國民，均係自耕農，半自耕農，田農，手工業者，與小商人。資本家大地主少，雖容易推翻，而無產階級不多，則總能維繫歷來之生活，必不肯聽其驅使，故設計使大多數自耕農，半自耕農，佃農，手工業者，小商人輩均次第破產，即無產階級之數量漸次增加，且尤使均廢業相殘，

以致生產日虧，糧食日乏，飢餓殺奪，死亡遍地，成爲恐怖時期，然後彼俄國民之革命成功，乃如拾芥，此共產黨破壞手段之殘酷，固已爲其黨徒公開宣傳之策略而不諱者。一千九百一十七年，蘇俄革命，殺戮飢荒，共死人至三千幾百萬之多，職是故耳。似此人類大禍，今竟移演於我兩湖，且將擴大而及於全國，竟公然假我黨之名義以行之，非與我黨之農工政策相違反耶？此應請我同志認真察體者二也。

我 總理之容共也，乃容納共產黨員以各個人資格加入我黨，爲國民革命工作，其目的在集合革命勢力，以求國民革命早日完成，卽共產黨機關報，亦迭次宣言一致爲國民革命工作，乃共產黨員跨入我黨以後，一方面佯爲我黨純粹分子，絕對不承認其爲共產黨員，他一方面則用威迫利誘手段，吸收我黨青年，加入彼黨，仍佯爲我黨純粹分子，絕對不承認其爲共產黨員，因是我黨中分子，誰爲純粹黨員，誰爲跨黨黨員，祇共產黨員知之，而本黨黨員不能知也。於是共產黨在中國之全部，咸秘密存於中國國民黨之核心，而中國國民黨之黨員，反若居於外輪，而惟隨核心之圍轉。且國民黨員夙本堂皇正大公開之主義，而共產黨則以陰謀利用策略爲機能。國民黨之企圖，共產黨無不知之，共產黨之計畫，國民黨固全不知也。所以共產黨以其秘密黨團作用，

在國民黨中所主張者，無不通過實行，而國民黨員有所主張，則可否任其操縱，若有燭彼奸惡，鑒於言表者，跨黨分子必指為思想落伍，倡言打倒之，而國民黨份子，不知其為跨黨分子，別有作用也，每亦盲從而附和之。至於國民黨中研究主義之忠貞黨員，或有聯絡設法挽救本黨之時，跨黨分子，尤必四出造謠，嚴張羅網，逮捕而殺慘之。最毒者為忌惡國民黨之領袖團結，積極挑撥離間，造謠中傷，倡言某某為狄克推多，某某為昏庸老朽，某某有屠殺民衆之事實，某某有與敵妥協之情形，打倒攻擊之人，一定於其首領之室中，即可令其黨徒，四出宣言，遍粘標語，強國民黨員以附和，否則指為反動，而立加誅鋤。凡文字標於通衢，視其署名，幾無一非國民黨所領導，至考其實際，則無一非共產黨所主持。以國民黨害國民黨，以國民黨員殺國民黨員，似此，國民黨忠實黨員，尙能存在於國民黨中耶？尙能努力為國民革命工作耶？是以湖南全省，自去冬以來，即祇有共產黨而無國民黨矣！湖北本年以內，亦即祇有共產黨而無國民黨矣！中央遷鄂後，尤祇有共產黨之政令，而無國民黨之政令矣！此共產之險惡陰謀，猛毒行動，應請我同志認真體察者三也。

打倒帝國主義，以求中國之自由平等，此我黨唯一之職志，黨員所當一致努力，而無或稍渝。然當各帝國主義聯合戰線進攻我國之時，固宜由我黨最高機關，斟酌情形，立定外交策略，本之

實行，庶易收效。今跨黨分子，徒聽其首領鮑羅廷之指使，煽惑民衆，直接行動，以求擴大與各帝國主義者之衝突，雷案發生，卽其由來。蓋共產黨欲騙中國人民，與全世界強徒爲敵，楚歌四面，然後不得不專恃蘇俄爲唯一之外援，而完全聽其指揮，幸而勝利，固共產黨之勝利也，於國民黨無與焉；不幸而不勝利，則中國亡，而共產黨與共產國家之蘇俄無恙也。今觀共產黨之書報，明目張膽曰：「共產黨無祖國，蘇俄乃共產黨之祖國；共產黨無故都，莫斯科乃共產黨之故都。」此種不以黨敬國，而賣國以庇黨之危險，應請我同志認真體察者四也。

馬克思主張階級戰爭，蓋就已經形成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之社會言之也。假設我全國資產，完全落於最少數人之手，而形成一資產階級，其餘大多數人皆形成一無產階級，兩個階級對峙，利害互相衝突，亦不可惜犧牲此最少數人，以救活最大多數人，而從事於階級鬥爭。乃環顧全國經濟現狀，資產家實不多見，所在均屬大貧小貧。就土地言，每家所有，大都不過數畝數十畝，以至於百千畝；就資本言，亦大都不過百數千數，以至於萬數。且其間有土地尙盈，而資本已虧者，亦有名爲有資，而實則無資者。情狀混雜繁複，固無甚階級之可以分明，我總理知其然，故明示共產主義以不可行，而特創民生主義以解決經濟。一面平均地權，節制資本，一面以國家資本，發達

產業。所謂師馬克思之意，不用馬克思之法，所謂共將來之產，不共現在之產，所謂民生主義即共產主義之實現，皆其諄諄以垂教者。此民生主義所以爲社會生理學家之辦法，而共產主義乃社會病理學家之言論也。且共產社會經濟，必須建築於資本社會經濟基礎之上，此馬克思所指示其信徒，共產黨之所明告天下者也。蘇俄因產業落後，資本社會經濟基礎未曾確立，共產社會經濟，無由實現，故改用新經濟政策，以資過渡，中國產業，較蘇俄更爲落後，資本社會經濟，毫無基礎，共產社會經濟，何由而成？而民生主義與新經濟政策大體無殊。蘇俄革命時，拘守共產主義，死入三千餘萬，卒不能成，而以與民生主義相類之新經濟政策濟其窮困；中國有我總理發明民生主義，可不流血而解決經濟，而共產黨必欲執其主義以行之於不可行之區宇，拂戾人情，削足就履，是雖將我四萬萬人殺死過半，而共產主義終不可行，終必須以民生主義或相類之新經濟政策以濟其窮困，此徵諸馬克思之理論，驗諸蘇俄之事實，決無疑義者也。是中國共產黨之所爲煽動階級鬥爭者，非革命也，非求共產也，求殺人以成立其黨而已！求我民族自速其亡，以成立其黨而附屬於蘇俄而已！此應請我同志認真體察者五也。

吾總理之領導吾人革命也，原本吾人們性理上所必然之表現，即古所謂順天應人者。蓋人

類之親愛同羣，爲固有之天性，其求本國之立於世界爲自由平等之國，先自同羣親愛團結，泛應曲當，以適合於世界之宜，亦人性之所當然者。故吾國要當極亂之際，殺戮頻仍，而一般平民，尤必互相親憐，或提攜奔避，或戮力保守，同生同死，貧富無殊，且殺身成仁，毀家紓難者，視爲固然，而非以要譽。卽近數十年來，我先烈同志之因革命而奮戰，前仆後繼，節烈凜然，要皆出於天性之自然，實具有必不容已之心理，此吾民族數千年來固有之優點，故能團結特立於亞東大陸，而不至滅亡，雖迭遇異族之侵陵，而卒爲我所同化。我總理洞見我民族固有之優越，故講演三民主義，而於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之哲理，及吾國夙具之道德，皆諄諄欲人知覺認識，甯有一言一語，爲一部分國民計，而非爲全部分國民計耶？抑豈革命成功爲一部分人之利益，而非爲全民利益耶？惟我總理以宏偉覆載之精心，立宏偉覆載之主義，誘我全民，皆自覺悟，以同適於生存，故我民族中類多先迷後得之人，今日努力革命之同志中，每有昔時反對總理者，從可知今日吾黨之敵，必爲將來吾黨之人，對敵討伐所加，固亦望其適于生存，所謂以生道殺人也。彼共產黨徒，不知吾民族固有之精粹，遠師俄國列甯之術，近惟其主帥鮑羅庭之馬首是瞻，以我國本無勞資階級之可分，強造無產階級以爲之黨，亦既奪攘矯虔，拂人性理矣，而又將我歷來相親相愛，相友相助，相扶持之社

會優點，破壞滅裂，以成相殘相殺，相恐相忌，交口詛咒之場，俾吾民族，自破其固有團結之精神，而徒爲鮑羅庭輩所欲試驗之犧牲品。請試閱新俄回想錄一書，其買空賣空，毒酷之策略，早已畫定模型，現均於湘鄂逐一實現，殘賊性理，暴亂人羣，爲帝國主義者軍閥所藉口，倘猶任其混在我黨，而不急予驅除，是豈繼承總理精神工作哉。此應請我同志認真體察者六也。

總之，吾黨同志之革命，素負氣節，而重義勇，每能奮不顧身，而爲人所難爲。惟因總理見背，領袖乏人，一般同志，對於主義，少所研究，其中宏深博大通德類情之道，多有未遑，又以年來黨權既被竊於共產黨徒之手，彼共產黨遂以嚴密之組織，據我樞府，而芻狗我全部黨員，大局任其刁難，蜚語由其創造，今日執甲以攻乙，明日擁丙以倒丁，使吾黨之重心，游移而不定，並謀曠使吾黨之武力，有自相殘殺之可能，故崇禛之愚，以爲凡屬吾同志，務須決計從吾黨最大多數黨員覺悟後之聲音，積極實行清黨，必使彼妨礙革命殘殺人羣之共產黨，永不得攙入吾黨，以暗長潛滋。如其不然，吾同志方努力於前，以求民族之生，彼則搗亂於後，以致民族於死，湘鄂間被捕殺之忠實同志，與夫一般善良人民，想亦多爲諸同志之親故朋從，諸同志念之，必有戚然而動於中者。且彼黨固爲厲行其黨中之策略，而反對吾人之性理義勇爲特嚴。今日吾黨與之合作之人，異日一與彼

黨利害稍歧，卽必被其捕殺，而決無倖免，不過其執行有先後耳。抑洪水以平天下，驅猛獸以甯百姓，殲共產黨以洗國民黨之恥，竟國民革命之工作，求三民主義之實現，是在吾同志之決心。臨風佈臆，不盡瞻依。如本黨同志有不以鄙說爲然者，尙祈賜教是幸。

中華民國十六年五月三日白崇禧謹啓。

爲分共事致朱培德

胡漢民

益之吾兄軍長惠鑒：去歲自莫斯科返國，曾一度握手，以座有他客，未及暢言，忽忽竟一年矣。一年中我國民革命軍，繼承總理革命之精神事業，出師北伐，遂擊破吳佩孚，孫傳芳，張宗昌諸軍閥，而略定六七省地域，非兄與諸同志之苦戰惡鬥，何以及此。弟本臥病申江，閉門譯述，而此心不忘黨國，聞我軍之勝利，輒爲神往；同時深察黨中危機，則深憂不釋。誠如兄言，黨軍愈發展，黨權愈旁落，自非提高黨權，無以完成革命。惟所謂黨權者，當指唯一信仰三民主義，繼承總理革命事業之國民黨而言。國民黨須提高本身的黨權，而不應任人操縱，任人支配，且任人搗亂破壞，致使國民革命，無以進行，喪墜總理遺留於我黨之大業。然而造出提高黨權口號之人，乃適得其反。深察其從來之策略，正在無時無地不以黨權的作用，盜竊我黨黨權，妨害我黨之生存發展，於內於外，

證據皎然，而我黨領袖，乃爲其偽造之空氣包圍，執迷不悟，此弟鬻居申江時所最痛心憂慮者也。至精衛兄過滬，弟猶未與介石兄及吳李蔡諸先生相見，聞精衛言，知各省已有護黨救國之決心，而精衛則答以三條件，即對於武漢命令暫不執行，對於搗亂份子許各省以懲治，對於根本澄清，俟之中央執行委員會大會解決，且定地點在甯，定時期四月十五，弟亦甚以爲然。不兩日而精衛遽行，吳李蔡三先生來晤，謂精衛往武漢，實約各委員來甯，我等亦宜到甯應時開會，弟義不能却，遂允與同行。（是日弟始見中央監察委員會所提出之議案。）到甯以後，以黨的關係，亦遂不能使避責任。現在沿江海數省，一致之行動，已在照察，無待贅言。藉非受壓迫之太深，恐任何人不能使令爲之，而破獲彼黨機關，則一切傾覆吾黨之陰謀，歷歷具在。（上海，廣州，福州，南京，搜獲證據極多。）所幸千鈞一髮，制於機先，否則國民黨已爲彼黨撲滅，無可言矣。微聞彼方造舌者，尙以爲此乃介石兄個人之意氣用事，甚且謂吳李蔡乃動於功名富貴而來，此其厚誣，真不值識者一哂。吳李蔡之淡於利祿功名，數十年如一日，非盜虛擊者可比。至謂介石兄個人專斷，則以各省事實，已足爲反證而有餘。他人且勿言，若弟則生平惟知有總理，惟知有黨，假其人其事而稍遠於總理，稍遠於黨者，決無能移易弟之心志。素性梗概，想兄所知。介石而果如後方所言者，弟當首爲吾黨斥

之遠之，甯待深論。蓋此等謠諑，正對於國民革命軍而發，對於整個國民黨而發，集矢個人，不過為破壞之易於收效耳。精衛語弟謂「今日反蔣而擁我，安知異日不反我而擁他人。」可謂一語破的。願犧牲個人以為黨，猶可言也。犧牲我黨，犧牲革命，欲何為乎？至有人以為此次之舉，即為與第三國際離緣，後茲吾人孤立無援，將無以解決國民革命。此亦錯誤。須知能否負擔革命，完全在我本身，國際為援，無可永為倚賴者。凡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即可聯合，而帝國主義之戰線不固，我即不陷於孤危。彼黨在滬在甯，乃欲橫挑外釁，以鞏固帝國主義之聯合線，且以義和團式為打倒帝國主義，使皆向我進攻，以此云援，可笑！可恨！須知第三國際，不過蘇俄假設之機關，故其主席，亦隨時由俄黨推翻易人，殊無實際。蘇俄共黨本部，於弟在莫斯科時，亦深以鮑羅庭計擬為急躁，不應於此時分拆革命之戰線，妨礙革命之進行，無如鮑羅庭傾信中國共產黨之報告，估量其黨之勢力過大，又一味以土耳其之失敗為鑒，懲羹吹壘，乃至於不顧中國革命之損失，而欲制中國國民黨之死命，此固不盡列甯等之本意，然中俄語文不通，上下相蒙，在莫斯科本部者，亦無從制止。觀於最近搜得彼黨文書證據，可知鮑之變本加厲，不會深考客觀，而遽施惡毒之計略於極短時期，遂欲打倒國民黨，而以中國民族為其硬化的列甯主義之試驗品犧牲品，我未見其能忠於主義。

也。至第三國際中央執行委員會片山潛，竟謂中國國民黨，何以目分左右派，今日目某人爲左，明日即目爲右，更有新右，如此披劍，將至個人亦復左右相搏。我聞此語，心骨皆悲，孰則爲之，以至如此。然亦足證第三國際非俄人之委員，尙多昧然不察也。莫斯科常統治各國之革命，以致各國共產黨代表第三國際者，恆有違言，而抗議朝出，夕即電其本國除名，終亦不能制止。夫聯俄者，彼此聯合之謂，故彼亦有聯我之必要，而不止出於一方，否則我折而入於俄，自滅而已，何足言聯！謀國謀黨者，皆以黨國本身之利害爲前提，即俄亦然，我而失其自立，彼即視我如蒙古。至於土耳其，意大利等國，彼乃不問主義之極端反對，反從而聯之，况於我中國國民黨主義非甚相反，政策亦有相類，彼不能制止彼黨分子之搗亂陰謀，而迫起我之自衛，其不能引爲深仇大恨以對我，可以斷言。（土耳其之前例可證）意者肅清此爲梗於中之毒物，兩民族真正之聯合，轉易實現耳。總理親筆所教訓吾人，謂如何如何，則必絕之，則必棄之，正預計共產分子之搗亂而言也。

兄爲總理信徒，相從患難，至今猶爲三民主義而奮鬥，弟亦曾同處艱虞者數載，扶顛持危，同此職責。兄環境之困，弟亦深知。然三言成虎，曾參殺人，兄或未識全國真正民意之趨嚮，則不可以不察，率吐胸臆，惟裁教之。（胡漢民）

寄胡展堂討論三民主義

鄧 悌

展堂先生：你是本黨忠實領袖之一，你的言論是很值得我們注意的，我可以說我是一個迷信你的言論者。前年先生在莫斯科發過一篇「國民黨的真解」我認爲已把總理遺囑的全部解釋得十分詳細，可以確定我們認識孫文主義的真理。我讀了好幾遍，覺得是極重要而有價值的著作；尤其是在目前更有價值，——有翻印單行本發行的必要，——因爲有可以當作一劑錯認孫文主義立場者的救藥。

我爲什麼要與先生通訊？就是因爲在清黨運動中有一個問題感覺得使我懷疑至今無法自解，要請教於先生的。

我覺得這一次清黨是救本黨唯一無二的辦法，我們不能不感謝我們忠實的革命領袖們，有堅毅果斷的決心；今後我們能在忠誠領袖指導之下，必不致再傍徨歧途，使我們沒有黨的自由了。可是在清除了C P之後，我有一個疑問：爲什麼准許一般時代落伍的國家主義派，研究系，政學系，聯治派……一切從前反國民黨派，甚至土豪劣紳，官僚政客，就搖身一變，而爲國民黨員呢？他們自命以「反共有功」自矜，爲忠實國民黨的同志，站在青天白日旗幟下，大肆活動，這

是甚麼緣故？這是清黨的成績嗎？這是寬宏大量容納一切所謂革命份子嗎？他們說：從前我們反對國民黨，是因有共產黨在國民黨裏面，所以不屑與伍，現在國民黨反共，所以我們要加入了。這種片面的理由，大可做一切從前反國民黨反三民主義的先生們，現在來加入國民黨的護符，真是一件好寶貝！近來聽見朋友說：如果有人提倡農工運動，叫出『擁護農工利益』、『打倒土豪劣紳』的口號，他便將『共產黨』、『反動派』的大帽子戴在你的頭上，甚至將你送到枉死城去。

國家主義派的先生們說：總理的民族主義，就是國家主義（這一句語是胎襲民族主義第一講裏面的『民族主義就是國族主義』的一段），國家主義我沒研究過，其理論如何，我不深悉，不過我看見民族主義上面，總理會說過，『……民族是由於天然力造成的，國家是用武力造成的，……用王道造成的團體，便是民族，……用霸道造成的團體，便是國家。』依照『民族』與『國家』的定義說來，不言而喻國家主義就是霸道主義，怎麼能與尊重平等精神的民族主義牽強附會混為一談！共產黨常常拿起『民生主義，就是共產主義』的金字招牌，掩護他們宣傳列寧主義，那末，將來國家主義派說，『民族主義，就是國家主義，』他們也可照樣拿

起這塊金字招牌，掩護他們宣傳國家主義，豈不是國民黨人要作第二次清黨運動嗎？英吉利日本……歐洲一切帝國主義國家，他們何嘗不是以國家主義相標榜，他們是要將一切他們掠奪來的殖民地，圈入他們國家的範圍內，以國家主義欺騙他們國內及殖民地的民衆。歐洲大戰的犧牲，何嘗不是以國家主義相號召，流血成渠，僅爲一二特殊階級洩了憤。或許國家主義的紳士們，僅看見日本維新，英吉利稱霸海上之可羨，而沒有看見奴隸朝鮮印度之可憐。

民族主義，當真就是國家主義嗎？何以總理不採用「國家」二字，而要用「民族」二字呢？我們知道，總理的偉大，就是他認清時代的背景，而產出他先覺的理論，成功一部三民主義來救中國救世界。所以三民主義是一貫的，以「民生爲歷史的中心」，用革命的手段，來完成中國國民革命，促進世界大同。斷不能容許別一主義摘其一部來牽強附會硬說牠能與某一主義吻合，搖動我們的信仰。（我們並不否認國家，不過狹隘的國家主義是懷疑的。）國家主義在十九世紀確曾勃興一時，德意志和日本均由此儕於強盛，可是於今已成了萬惡的帝國主義了，「國家主義」這塊金字招牌僅做了皇帝們欺騙民衆的專利品。

我們十分相信廿世紀，合於時代以至於將來需要時主義，除了三民主義以外，任何主義都

不過是糟粕。

展堂先生！你的國民黨真解上說：「國民黨是抱有由國民革命，到世界革命和社會革命的使命的。」又說：「國民黨植基礎於農工階級，而推進全民利益……」這樣解釋，我是十分同意，是認爲三民主義精義的解釋。關門的，狹隘的，國家主義硬要與國民黨主義來混爲一談，這是何等令人難解！

「……我也難保中國沒有修正孫逸仙主義，改良孫逸仙主義……」胡先生！這也是你講的話。如果目前不急於糾正國家主義派錯解孫文主義，那就驗了先生的識語啊！

最近國民政府已發表汪兆銘爲東南大學校長及教育委員諸要職，何以市上「打倒叛黨的汪精衛」的標語，滿街都是我以爲黨員的行動是應該跟着黨走的，現在黨政府任用汪精衛，而黨員叫打倒汪精衛，這豈不是大笑話！（依汪在漢所發表的一切言論，政府似不應該又任用他，使民衆頭腦弄不清楚。）

我這個疑問，是我忠於黨的良心之督責，不敢隱而不言，深盼先生給我一個詳晰的解答，我以爲不僅我個人很願聽先生的教訓，就是一般同志，恐怕也極願一聽先生高論的；同時我們更

希望目前黨的領袖們，多發表關於主義的理論，使一般黨員有所遵循。餘情不盡縷縷。專此謹致
孫文主義的敬禮！

鄧悌五，二九，於南京黃埔同學會。

答鄧悌討論三民主義

胡漢民

鄧悌同志，你這樣深切地關心於三民主義的正確解釋，令人敬喜之至。從前關於「國民黨的眞解」我至今還是一樣地堅持着，不過當時還沒有在文字上說得詳盡。我最近有「三民主義之認識」一文，對於主義的一個總認識，都已說明，雖其內容尙待申引，但我相信可以供同志們的參考。我常認爲三民主義是整個的，不能接收這個而拋棄那個。因爲客觀的事實，已證明民族、民權、民生三個問題中，無論那一個，都不是單獨的問題，所以解決問題的也沒有單獨的主義。唯其如此，所以我常說，國民黨的民族主義，決非狹隘的國家主義所能藉口。民權主義，決非資本制度下虛偽的民治主義所能藉口。民生主義，也決非資本國家的社會政策和國家保育主義所能藉口。這都非我的獨創，不過根據總理的三民主義而下的詮解。我們如果不於總理的主義認識清楚，我敢說就是會使黨趨於腐化惡化的一個原因。總括說一句，我們要認清的，就是三

民主主義之外無主義，唯有三民主義可以糾正其他一切不完備不正當不徹底的主義。

近來我們對於許多錯誤的主義，只說打倒它，而不說糾正它的話，這好像許多主義有若何勢力似的，而我們用勢力去對付，這是我認爲不對的。我認爲凡屬思想的錯誤，都應該糾正它，至於主張某一種主義的人，從前有錯誤，而現在認真有了覺悟了，就可以容納他。例如本黨從前提倡革命的時候，保皇黨有覺悟已往的思想錯誤的人，總理都容納他，這種人在華僑當中更是不少。然而決不是凡保皇黨就可以容納，這個不必說了，尤其不是做了革命黨還可以去做保皇黨，這更不必說了。所以黨的態度要謹嚴而不是狹隘，要廣大而不是疏濫。我們在這個時候，應該拿朱晦菴的話來講，「教學如扶醉人，扶得東來西又倒，」所以我們不要東倒西歪，就是不要誤會了如上面所說的黨的態度。我們可以收容已經改正思想錯誤的人，並不是不問其思想錯誤與否，而泛濫收容，不加以糾正而與之妥協。如果我們如此做法，就成了「楚固失之，而齊亦未爲得也。」

至於土豪劣紳，貪官污吏，簡直是在懲辦之列，談不到上面這些話了。站在社會的個人的立場，我們也要肅清他們，剷除他們。我們所以不願意說打倒他們這些東西，就是因爲我們覺得打

倒是很鄭重一回事，很起勁一回事，如果什麼都說打倒，反而把打倒二字失了重要性。我相信懲辦這些東西，剷除這些東西，實事求是地去辦，大概這些東西也不會無忌憚起來吧。

現在黨政府已有懲治土豪劣紳官僚政客的條例，就要公布了。我的看法，很不願意把這些東西和思想上有錯誤的人同一而論。想你亦以爲然。我因爲太忙不過了，所以不能詳細答覆。但除答覆之外，我正在要做許多文字解釋我黨的主義，你可以看得見。如還有不明白的地方，希望隨時問我。（漢民）

再答鄧悌討論三民主義

胡漢民

鄧悌同志鑒：我得你的前信，卽已作答，是交劉同志靈轉達的，我以爲你老早收到我的回信了。方纔用電話問劉同志，才知道他將你的原信和我的答信，都交到中央半月刊去公開了，他說：『因爲不知你的住址，而和你抱同一疑問的，想還有人，所以不如登中央半月刊答覆。』他的理由，也很不錯。大約半月刊至遲十五出版，你一看就明白了。南京無適當印刷的機關，令人許多事都不如意。卽如我就於三民主義解釋的演說，都把民族主義說得透徹，國民黨的民族主義，三民主義中的民族主義，那裏是國家主義所得藉口。國家主義派明明是思想錯誤，無可爲諱，我們主

張要糾正他，我不打倒他，是不願將他看得太利害，和軍閥帝國主義一樣有勢力，難道竟然有人誤會到如此這般，便和國家主義妥協麼。（答前信已詳論此點。）我去年由莫斯科回廣東，我的口號是八個字，現在還是這八個字，八個字是「黨外無黨，黨內無派。」去年廣東的環境，不容易接受我的話，我便悄然離開了廣東了，原是黨人，我尚認爲不當自居任何派別，豈有整個的什麼派，可以任其在黨內的道理。我四月十八日大會的演說，有一句話，也可惜雖然有人記錄出來，還是沒有人十分留心，我說的是「我們不能黨上有黨，黨外有黨，黨內有黨。」固然是爲對反黨中的什麼共產黨而說，其實也不離去年八個字口號的意思。本來八個字也是 總理的遺教，併非由我杜撰。總理提倡以黨救國，以黨建國，以黨治國，自當是認國民黨爲中國唯一的革命黨。從來革命黨沒有七拉八扯，扯着幾個黨一起而可以完成革命。總理從前能使許多黨派的分子——甚至於入過保皇黨的人——從新入中國同盟會，而在民國十二三年，又幾番的不許黨員有其他的結合，所以有人以我爲狹隘，或又以我爲寬泛，而我確有所本，我乃不敢違背 總理之教訓，不願失 總理革命之精神而已。所書未竟，同志來候者已不能待，姑止此簡單的話，願頌康健。

胡漢民十六年六月九日

兩湖一瞥

胡禮賢

(銜略)我是湖南人，在粵桂兩省工作，整整的有兩年之久，自從去年國民革命軍佔領湖南之後，便想到新湖南去看一看。直到今年二月初才接到友人江君希聖一個電報，說是要我回湖南，我真是高興的不得了；於是急急的動身由上海溯江直上，滿想我理想中的「烏托邦」不久就要在我眼前出現了。不料一到漢口，所見的事事物物，就使我神志不安。及至到了湖南，越發鬧得不像樣子，終日「打家劫舍」，「坐地分贓」，「簡直和魔窟一般，連施耐菴水滸上所說的梁山泊還不如，那裏還配得上說革命。現在我把在武漢和長沙見聞所及一一寫在下面，雖然材料不多，但是一種很忠實的報告，決非「嚮壁虛造」者可比，這應當向閱者首先聲明的。

四月某日(日子記不清楚)，武昌某黨部開會時，有人提議說：依據離婚結婚絕對自由之原則，異姓結婚固不成問題；但是血族間，如父女母子，兄弟姊妹，能不能夠發生婚姻上關係，須得解決纔好。那時有一個操廣東口音的人，笑嘻嘻拍着她老婆的肩上說：她就是我的胞妹。我倆結婚後，已經生了兩個兒子了，要知道夫婦結合，祇問彼此有愛情沒有，如果彼此有了愛情，不但是兄弟姊妹可以結婚，就是父女母子要結婚也未始不可的。說畢，滿場附和的人也很多。另一人

則說：兄弟姊妹可以結婚，已無庸討論，至於母子間似當別論，例如牡馬長成之後，任你用什麼方法去引誘他，他總是不肯和生他的馬去交接的。我們既然是人類，思想不可落馬之後，這一層應得要審慎一點。大家覺得這話也不錯，於是議決兄弟姊妹准許結婚，父女能否結婚保留，至於母子結婚一節，就被否決了。這是友人段君曙雲親在該處聽得告訴我的。我當時祇得笑了一笑，實在沒有別的話可以說得。

武昌中山大學開學已經有好多日子，但是從沒有上過課。「讀書是不革命，不革命即反革命」這便是共產黨所喊出的口號。如果學生中有人來請求一面讀書一面革命的，便說這話是發源於鄒魯在革命最高學府中所說，非西山會議派的走狗決不得拿來再說的。學生們一聽到西山會議派的走狗字樣，當然不敢再做聲了。尤其是學生入學，他們并不加以如何試驗，也不問是否中學畢業，有不有中學畢業相當程度，祇要省黨部或市黨部寫一張條子說某某同志平日努力工作，現在願意入中山大學肄業，便不問本科預科那一年級都可以隨意插入。這種滑稽辦法，真是可笑。後來我又聽見說，偽當局準備將中學以上的教育經費，全數撥為擴充共產黨務之用。這話我起初還不甚相信，連忙跑到同鄉郭某那裏去問他一個明白，郭某也是一個準西披，彼

此談了二十多分鐘，用盡方法去刺探他，纔曉得這是共產黨的決議案之一種，裏面含有無窮作用。因為共產黨唯一的策略，便是利用頭腦簡單的青年及一般盲目羣衆做他們的工具，若除灌輸共產主義而外，使青年們更有受高等教育的機會，則對於共產主義，將不免取同種研究或懷疑的態度，其結果自然是於共產黨不利的。所以共產黨關於教育計劃，儘使一般人粗解文義爲已足，決不願意大家都有高深學問，可以培養其思想有自由發達的餘地。同時又用盡種種方法來麻醉這般青年，不至於出而反抗，而且天天去替他們做許多許多下層工作。在這種可憐的青年們，上了人家的圈套，自己始終莫名其妙，還以爲什麼『科學』『哲學』『文學』都是不值一錢的東西，可以丟開不管。今天在這裏說馬克斯如何如何，明天在那裏說列寧如何如何，就有錢拿，就有飯吃。閒着的時候又多，又又麻雀，逛逛簪子，更是開心得了不得。如果錢不敷用，馬上邀同幾名工會上的糾察隊去活動活動，也不無小補。這種好生意，若不在共產黨羽翼之下，那裏找得着。由此盲從附和的一天多一天，共產黨的勢力也愈益澎湃而不可侮；但是社會上，除了青年學生之外，能夠辨別共產主義在中國這種生產落後的國家決不適用的，也還很多。若還容許他們存在，自然也是於共產黨進行上有妨害的。該黨於是又提出一種口號：『打倒智識階級』，說是從前

壓迫農工的「資本家」「地主」固不待言。就是有智識的人們都是與農工利益相反的，非把智識階級和資本家地主一併打倒，農工還是不能生存。這種口號一出，可憐平日用腦力謀生活如教員新聞記者律師等類的人，大多數也被攪的攪，殺的殺了。我爲此事也會問過郭某，我說智識階級應否打倒，係另一問題，即令應當打倒，則請問中國共產黨首領陳獨秀先生是不是智識階級人物，何以你們反來天天說要擁護他歡迎他呢？郭某亦無以自解，只說你不懂。我也不便再往下問了。在現在人類社會進化的時候，這種愚民政策，還可以收一部分效果。竟然使隸屬於中華民國版圖之內的湖南湖北兩省，變成蘇俄的藩屬，這個道理，我却實在有些不懂，老實說一句：恐怕還是金盧布在那裏作祟罷。

武漢的工人，經共產黨薰陶之後，大多數都不肯作工，天天還是不斷地向雇主要錢。有幾處工廠都自動的停閉。聽說某紙煙廠，也是其中停閉之一個。工人見沒有工作，纔異常着急，紛紛願意無條件復工，那廠主却私自把機器鍋爐弄壞，說要修理，工人也奈何他不得，於是失業的更多。同時工會徵收規費，還是絲毫不能豁免。到了現在，工人們沒有一個不叫苦連天的。有些歡喜胡鬧的，便穿着藍制服，拿着一根木棍，終日結隊成羣，橫衝直撞。捉了一隻肥羊，輕輕地把一個「反

革命」或「工賊」的徽號送給他，便整千整百的財喜到了手。尤其是滿街貼的「無產階級專政」「工人的威風萬歲」種種標語，使人看見了便覺得不寒而慄。五一節那天，我和傅君潤齋，順便到街上去看看，剛剛走在後花樓，只見前面一大堆人圍着，有一位宣傳員，正在高聲地喊着打倒資本家，我本想上前去聽聽，傅君悄悄地將我衣角一拉，我問他作什麼？傅君微微搖頭，不做一聲。我也只好隨他一同到一家輪船公司，去會一個朋友，坐定之後，我再問他剛纔拉我是什麼緣故？他笑了一笑說：「共老爺的演講，花樣與衆不同，如果有穿長衣的先生們去旁聽，他一定拿種種極尖刻的話，罵得你一個不亦樂乎。在他沒有講完以前，你如果要跑開，也是不行；並且你還要裝出一種慷慨激昂，彷彿聽他的講演，有些覺悟的神氣，纔可以彼此相安無事，這種滋味，我已經領教過了。剛才在街上又不敢詳細告訴你，怕被他們聽見，又要生出許多是非來。」我當時也就笑道：「不料在武漢的人民，連聽共老爺的宣傳，都不能自由，那日子將怎麼過呢？」接着輪船公司的那位朋友也就出來了，我們寒暄了幾句，便問他現在營業狀況怎麼樣？那位朋友當下四處看了一看，見沒有別人在那裏，就嘆了一口氣說：「目前還講什麼營業，公司開着，一天免不了處看了一天損失，要想停閉，工會又不肯答應，我們股東會已經決議，將所有股本，讓工友們吃完拿完之

後再說。」我說：「漢口是頂大的通商口岸，你們公司航行長沙各處，已經有多年成績，那裏會沒有生意做呢？」他說：「這種情形，外人怎麼會知道。現在軍事長官，弄錢的方法，愈出愈奇。他們把各公司（中國的）輪船，揀好的徵爲軍用船隻。面子上說是運兵運械，其實是搭客裝貨，專做生意，賺來的錢，就由他們上了荷包，并且設了一個交通處，專門辦理這件事。我們就是有幾隻爛船，那裏還有分潤的餘地。加以長沙漢壽沅江湘陰各處的農民協會和工會，又非常利害，逐日派有農民軍和糾察隊分段駐紮，遇有船隻就多方阻難。凡是由上游來的貨物，就說是土豪劣紳的財產，由下游去的貨物，就說是仇貨。如果沒有多數的錢給他們，這筆貨就得全數充公，在小小輪船公司，早被他們加上一個『大逆不道的資本家』名義，那裏還能申說一句。辦貨的也就不敢再辦，我們自然更其沒有生意做了。前幾天我們還勉強預備開一隻船到長沙去，後來聽得大北公司輪船經過湘陰一個什麼地方，被農民協會攔住，一定要他報效二千石米纔許他通過，現在還沒有解決。我們何敢再冒這個險，所以索性連一隻船都不開。」說罷，彼此又嘆了一回氣。接着我便同傅君告辭出來，走不多遠，就看見工會糾察隊和什麼童子團拿着利剪，亂剪過路人所穿的長衣，瓜皮帽和俗語所稱呼的那種呢博士帽，也拋棄得不少。我便和傅君連忙由一個小巷子跑

到旅社裏，再也不出來了。到了夜間十一點鐘，旅社的大門剛剛關鎖，忽然聽得外面人聲鼎沸，將大門亂敲亂打，大家吃了一驚，趕快開門出來，原來是工人老爺們舉行提燈會，經過旅舍門首，看見旅社關門睡覺，以為太不恭敬，所以發脾氣。旅社主人於是千賠不是，萬賠不是，並且放了一大串鞭炮，纔算了事。

在集中現金條例未頒布以前一星期內，武漢商人早已把現金通通搬運一空。有的匯往天津，有的寄存在外國銀行，數目約摸有四千多萬。武漢商場突然少了一大宗硬貨幣，自然週轉有些不靈。後來偽政府以威力強令民間行用紙幣，并派糾察隊把守各銀行門首，其實那裏還有什麼現金在裏面。於是物價因而飛漲，人民生活，更不容易維持。據漢口銀行中人說，武漢市面再不能支持到兩個月以外。現在各商店表面上雖然是竭力掙扎着；但這是在工會嚴重監視之下，勉強得來的效果，決不能持久的。果然沒有一兩天工夫，就聽見說漢口有好多商店主人情願把所有貨物賤項丟了不要，悄悄走了的事實發生。只可惜我的記憶力不強，不能把已逃跑商人的名姓記着，一一列舉出來。

我到漢口的第三日，便過江去武昌某部會一個姓汪的朋友。會着之後，他便問我上海的情

形，幾約略說了幾句，他見有一雜役走來，便止住我莫說，一直等那雜役出去之後，他纔對我說：「現在共產黨所派的暗探極多，我們這裏的雜役有不有暗探在內，還不能斷定。你若是說錯了一句話，被他們暗探聽見了，馬上就去報告，就算是他們對於黨內有很好的成績。再不然，他們三五個人就可以隨便捉人，不問青紅皂白，要處死，要戴高帽子遊街，都得任憑他們的意思。這是政府裏默許他們有直接行動之權，任何人都是不敢違抗的。」接着我便問他廿八號（指共產黨）革命爲什麼要採取這樣一種方式，汪君說：「據他們講這是革命過程中所不能避免的事實。蘇俄十月革命所取的步驟，也是如此。中國共產黨既是在第三國際指導之下，自不能另外變一種方法去做。」我說：「蘇俄好多政策，都是試驗失敗了的，我們何必一定要模仿他。」汪君微笑說：「廿八號的主義和策略，沒有絲毫許人們有懷疑的餘地，你還敢和他講這裏面的道理，我勸你在這裏還是要謹慎些，不多說話的爲好。」我也只好連連稱是。

有一日漢口某澡堂，來了一位女同志，穿着也很時髦，說是要洗澡。澡堂裏的人說：「此處是男澡堂，女人恐怕有些不便。」那位女同志便正色說：「現在男女平等，這有什麼要緊。」澡堂裏的人不敢違拗，便引她去頭等房間裏去洗，及至把衣裳脫得乾乾淨淨，便高聲喊擦背的去替她

擦背，她便拿一張報紙來看，直躺在澡盆擱的一塊木板上，儘那位擦背的堂倌，慢慢地去替她洗。洗畢之後，她一面算賬，一面責備那擦背的堂倌說：『你洗還洗得不錯，但是我的生殖器你爲什麼不肯替我洗？你思想那裏這樣陳腐，下次却不要如此。』那堂倌聽着臉上登時覺得有些不好意思。女同志笑了一笑，纔揚長而去。此事是向君習奇在退思里向我說的。

武漢的朋友都已會過了，再也沒有旁的事，我便由武昌搭火車到長沙去。湖南人的特性是素來與別省的人不同，無論什麼玩意兒，一到湖南境內便要格外生出許多新鮮花樣來，譬如袁世凱要做皇帝，籌安會的六君子湖南人便占了一半，就是一個頂好的例證。這次共產黨在湖南握了政權，他們的表現，自然是更要比武漢進一步的。我一個人在火車中這樣默默地想着，及至到了長沙之後，果不其然。穿長衣的，除了女子之外，簡直不能在街上行走，（武漢在舉行大規模遊行之日纔不許人們穿長衣，）大家沒法都趕快把長衣收藏在網籃裏面，纔得無事。至於從前的黃番布藤轎早已絕跡，叮叮噹噹的包車也很少，這件事却值得令人恭維。

湖南工人的氣餒，真是不可嚮邇。各機關的雜役，都一律佩着銀質鍍金徽章。工資則天天要求增加，事情必要等他高興的時候才肯去做。如果一個不小心衝撞了他一兩句，跟着就有人來

大典「問罪之師。」罷工更是一件極平常的事，隨時可以看得見聽得到的。再講到農民運動一層，尤其糟不可言。在地方上住的人民，幾乎「有土皆豪，」「無紳不劣，」說殺就殺，說打就打，有些還經過特別法庭最簡單的審判程序，其餘糊裏糊塗送了性命的，更不知道有多少。據省政府一位職員向我說：「最初開會集議進行農工運動的時候，共產黨即主張利用流氓地痞做中堅分子，去組織農民協會和工會。當時某廳長說，農工運動，原是替農工本身謀利益的，須得真正農人工人自己起來組織才好，若讓流氓地痞去辦這種事，結果恐怕不見得十分好。但是共產黨却大大不以為然，反說現在受壓迫最利害的是流氓地痞，流氓地痞在革命戰線上可以算是急先鋒，那個反對流氓地痞的便是反革命。第二天便根據這種理由，彈劾某廳長去職。從此以後，無論任何事體，都得惟共產黨的「馬首是瞻，」誰也不敢加以非難。而那般流氓地痞，有共產黨做「護身符，」自然也是「為虎添翼，」「為所欲為」了。」我說：「以唐總指揮本人歷史而言，他初次握湖南政權的時候，還說湖南比不得廣東，廣東經孫中山經營了十幾年，根基纔穩固，湖南連年多故，元氣大傷，欲謀改革，須得酌量緩急情形分別辦理，決不可主張急進，致誤大局。照這樣話看起來，他連國民黨的主義和策略，似乎都認為不妥當。為什麼搖身一變，竟變成了共產黨的傀

個。讓他們儘量的胡鬧，絲毫不加以糾正呢？那職員悄悄他說：「這話難講，你不知道唐老總的支配慾極發達，他是不甘久居人下的。他在國民黨歷史上關係很淺，要想做一個時局的重心人物，就非得排斥站在他前面的老蔣不可。同時共產黨又深恐國民革命成功，或者老蔣會做凱末爾第二，他們不但種種伎倆不能施展出來，而且有生命的危險，所以就利用唐老總心理上的弱點，連續不斷地向他挑撥着；弄得唐老總也就「胡天胡帝」如飲「狂藥」一般。前次到長沙演說時，公然說什麼法律不法律，現在已經沒有法律，民衆就是法律，一切事情，你們民衆要怎麼辦就怎麼辦，我是決不來干涉的。那些流氓地痞聽見唐老總這種的教訓，登時又加了一層保障。你看全社會的安甯秩序，安得不加倍大亂而特亂呢？」我說：「湖南民衆，大多數是無產階級。共產黨究竟爲什麼要日日向湖南民衆尋釁，難道無產階級，也是在共產黨打倒之列麼？」那職員說：「共產黨的策略，不管你有產階級也好，無產階級也好，祇要你是共產黨員或者可以供他利用的，他總肯保護你，其餘的都一定要設法來撲滅的。他們說舊社會的組織，不從根本上摧毀無餘，共產主義的社會，就不能從新建設。到了現在，他們的手段，更其緊張，各學校的教科，都添了共產主義一門，如有誇贊三民主義的，就以反革命論，你就可以想見一切了。」我說：「共產黨既是急

於謀他們主義的實現，自己就該「以身作則」「菲飲食」「卑宮室」而爲一般民衆的表率，除了鮑羅庭是武漢政府的太上皇論理應當受他那些孝子順孫充分的供養可以丟開不講，何以好多共產黨員在事實上却「適得其反」呢？那職員也微笑說：「你這話還是就表面上講，那裏知道他們的共產主義，是共別人的，不是共自己的。例如湖南總工會執行委員郭亮，不到半年工夫，就發了五十多萬橫財，其他跟着活動的，三萬五萬自然不算一回什麼事，比郭某位置較爲優崇的，尤其是不問可知，總而言之，什麼共產不共產，不過使共產黨員變爲有產階級，非共產黨員變爲無產階級罷了。」我聽見這話，纔知道中國的共產主義，并不是把生產與分配的事業通通交給國家去處理，却是仍然由私有變而爲新興階級的共產黨私有。這種共產方式，不知道比他們祖國蘇俄列寧式的共產何如？那職員因爲在惡勢力之下服務，他的真姓名暫且不便替他宣布，請閱者原諒。

湖南省農民協會，說是要解決湖南土地問題，分派許多流氓地痞，在長沙衡陽甯鄉湘潭湘鄉醴陵等處，強逼着人民將田地契據繳出焚燬，一齊分配他們領導下的人們去耕作。湘西方面如常德漢壽澧州也已經出有佈告，限期繳契了。聽說衡陽有一劉某，年已七十餘，家裏薄薄的有

點田產當他們去繳契的時候，劉某說：我現在這麼大的年紀，這些許田地是我一家人靠他來度命的，你們一齊要沒收去，你們國家又沒有養老的機關，叫我怎麼樣生活呢？況且我的兒子從事革命也很久，現在第十五軍做政治工作，請你們些微講一點兒情分，給我留下一小部分罷！哀求了許久，共老爺老是不理會，劉某沒法，只好痛哭着走開了。其他各處，自縊的，投河的，更是「日有所聞。」在分得了田土的人們，既然是一旦變成了地主，一般人都以為他必定努力於他們農事上的工作，再也不會有了懈怠的情事；但是他們的理想却不盡然，他們以為現在是共產世界，只要自己一家人有得吃有得穿就是，若把所分的田加工耕種，結果總是給人家預備的，因此，他們所提供的勢力，僅僅以他自己和家庭的生活限度所需要的為止，此外便不管了。還有一般人看見在農民協會活動的人們，發財極其容易，也都丟了耕種蠢笨的工作不幹，來和那些流氓地痞鬼混，作田的愈少，田土荒廢的也就越多，講到湘西方面，更加利害，農人們因為田沒有分得清楚，所有的田，大家都互相監視着，不許去耕種，去年的存穀又老早由農民協會去處分完了，大家見穀不值錢，都拿來喂豬喂鴨，平均每日每戶以耗穀一升計算，糧食已不知糟蹋了多少。湖南雖說是個產米之區，但是連年以來，水旱兵災，不斷的光顧着，這說樣的剝削下去，自然也禁當不起，恐怕

在最近期間之內，餓鬼道上，就要成爲湖南的殖民地了。

湖南資本雄厚的商店，都是合股經營，真正夠得上說資產階級的人物，簡直可以說是沒有。從去年起許多商店的主人和經理，都被攆走，由那些店員組織店員工會來接收，能夠出風頭的，價占五股六股，老實一點的，占三股兩股不等，這種辦法，已經成了一種最普遍的事實。如長沙八角亭天申福綢緞店主某，當工會抄沒他店內貨物之時，憤憤地說：現在橫豎是你們的世界，要抄沒儘你們抄沒去就是，不料這話竟然觸怒了一般工友，即便將他拉在大門外，結果了性命。殺雞駭猴乎，以後各店主自然將所有貨物傢具拱手奉讓，決不敢再有絲毫反抗的表示了。又如常德電燈公司的工友，向公司提出條件，內有兩項如下：（一）公司須從開辦時起將所有紅利拿出二成交工人自行分配，以後無論贏虧，均須以民國十四年贏餘之數爲標準，由公司將紅利按數拿出。（民國十四年該公司賺錢最多）（二）工人請假不得扣薪，工人得另覓替工，公司應按原定工資八成給與替工，替工請假亦可另覓替工，此八成工資亦須照給，再由公司按原定工資八成，給與替工之替工，其所享權利，與固有工人同。公司接到這種條件之後，馬上就四出運動，情願把股款全部拋棄，請求地方當局收歸市有，這事纔算解決。又如長沙織華製革工廠工友不過

三十人左右，他們要求廠內先拿四千元交給他們去分配，所有營業上事務，仍由原有股東和職員處理，但是只許吃飯，不許拿錢，就是購買原料，必要用錢的時候，也須先行徵求工人同意。而那些工友們，每日胡亂做一兩點鐘的工，就算了事。閒着的時候，或是拉拉胡琴，哼哼戲，或是帶着瓶頭喝啤酒，廠主連正眼也不敢覷他一覷，那裏還敢去干涉他。聽說該廠資本已經耗他十分之七八，大概不出一個月，就要關門大吉了。諸如此類的新聞，實在難以枚舉。同時共產黨還在那裏大吹特吹地說，湖南民衆的勢力，得如此發展到極度，都是西披努力的結果。

長沙的一位紳士余秩華，應不應該處以死刑，我不知道他的歷史，不敢替他辯護；但是他被處決的時候，却極其滑稽。那一日在省教育會前坪，將余秩華捆在那裏，有一人出來報告說：「余秩華是土豪劣紳，贊成處死他的請舉手。」那時站在前一排的或者還能夠聽得清楚，後面的人實在不知道一回什麼事，因為前一排有人大聲地喊「舉手呀！舉手呀！」後面的人也就不約而同的一齊舉手，及至聽得槍聲一響，大家纔問明是槍斃余秩華，於是全場闕然，但是余秩華眼見得不能再活了，也就相率散去。

總利共產黨員李開傑，因為加入共產黨不久，很想賣一賣氣力，以取悅於該黨首領；但是總

沒有相當機會去表現他渾身本領。後來他一榮任慈利某會執行委員，首先便舉發他父親李巨丞，（曾任湖南省二師範學校校長，）與他的親戚吳某，（關係吳恭寧之子，）是土豪劣紳，拿來審訊之後，他親自執行槍斃。這麼一辦，共產黨果然說他這個人能幹，富於不妥協精神，當下就記了他兩次大功。我在漢口聽說，咸甯呂某敲他父親八千元的竹杠，沒有到手，就去告發他父親是個反動分子，我總是將信將疑，不料湖南真有這種事實發現。但是湖南人的魄力，比起湖北人來真是強得多，像李開傑處決他父親的情形，豈不更其澈底。共產黨本來是不把人類當作什麼東西的，宜乎是對於李同志獎勵有加了。我們若是在舊倫理觀念上有所批評，一旦被共產黨聽見，不說是「昏庸老朽」，一定會說是帶有宗法社會的色彩，一聲打倒，恐怕是誰也領受不起的啊！

湖南法院現在真是「政簡刑清」了。什麼事情，都是由農民協會工會去解決。偶然來了一兩起訴案件，原告方面必定先邀集了許多人，打着白旂來請願，被告方面也就如法泡製，彼此都是有團體做後盾的。承審官往往左右為難，既不敢得罪甲，亦不敢得罪乙，不是當庭勸他和解，就是仍然委託他們所屬的團體去仲裁，倘若漫不經心判決一下，敗訴人沒有勢力還可以將就了事，若是那人是在什麼黨部或什麼會充當什麼長或什麼員的角兒，那末，接到判詞，包管不出三

天，滿街就會貼着打倒某推事，或某檢察官的標語；而且請那位承審官戴着特製新式的高帽，去到街市間陪着玩玩。法既不靈，當法官的自然也就無法可施，至於當證人的更不敢以身嘗試。如前兩月，常德艾某在常德法庭替原告方面作證，被告恨他極了，就跑到工會帶了許多糾察隊將他捉住。不消說得加冕遊街，游街之後，便送往公安局羈押，幸而艾某的兒子也是另一工會的職員，接連帶了幾十名糾察隊跑到公安局纔將艾某索了回來。於此可是糾察隊的效用真大，而共產黨下層工作的成績，也就不難「舉一反三」了。

一日傍晚，和兩個朋友在長沙關附近閒步。忽然見澧縣喻質夫押着一擔行李匆匆向北走來，面上滿露着憂怖的神色，我便問他從那裏來，現在打算住什麼地方。他約略說了幾句，便分手別去。到夜深時，我便到他住的地方，問問他湘西的情形，他說：「我（喻君自稱下仿此）這次連性命都幾乎沒有了，不料今日還能和你說話，真是萬幸。正月間我就想出來找件事做，因為家事糾纏，延到三月纔動身。那時正值輪船停班不開，沒有法子想，只得在常德雇了一隻民船南下，沿路種種怪現狀雖多，幸喜還未沾惹到我身上。不料前星期二剛剛走到西湖口，便遇見岸上工會的糾察隊喝令將船停住，聽候檢查，我也只好唯唯應命，明知我所有行李極其簡單，並沒有什

麼東西怕他檢查。檢查之後，他們又問我有放行條子沒有，我也不懂什麼放行條子，據他們說：「現在無論何人在這一帶地方，都得由原籍農民協會或工會出具正式公文請沿途各團體放行，纔許經過。不然，我們就認作是土豪劣紳反動分子，拿去槍斃。」我聽得了這話，嚇得魂不附體，連忙再三解說，他那裏肯去，七手八脚，用一根頂粗的麻繩將我細縛押在關帝廟所謂工會裏面，候他們的執行委員長回來再行處決。等了一夜，我便悄悄託那個看守的人去說項，允許將盤纏送一半給他，那看守的人與會內職員交涉許久，回信說這事關係太大，幫忙不到，光景嫌所許的錢少了，不肯出力，也說不定，事已至此，我也惟有瞑目待死而已。後來該工會有一書記石某出來，細問我的身世。我一一據實答覆他，他聽完之後，似乎覺得有些不忍，便答應我等委員長回來之後替我說說好話，再看機會。如此者又過了一天，那委員長纔從沉江回來，首先問我進了黨沒有，我也不知道他說的是國民黨還是共產黨，只得含糊說：「沒有。」那委員長搖着頭說：「沒有進黨的人，不能夠保身，沒有進黨的人，不能夠保身。」說了又說，我也不敢回答他半句。其時虧得那石書記從旁勸說：「這人光景不是反動分子，我們工會上若把他胡亂殺了，將他的行李沒收，恐怕外人誤會，說我們這裏野蠻。」委員長覺得這話也還有理，便傳衆全體糾察隊說：「這人沒有

取到放行條子，私自在這裏經過，而他的樣子，又像個土豪劣紳，你們拿他到工會裏來，手續是正當的。不過這人並不是本地人，我們就是殺了他，也沒有多大益處。我現在令他拿出幾十塊光洋來，分給你們作酒錢，就此將他開釋，行李也退還與他，免得別處的人說我們的壞話，你們以為何如？」大衆聽了，也無甚異說，我的身體於是纔得自由，便將糾察隊的酒錢交付清楚，連忙搭船到長沙來了。聽說宋孝平在那裏經過時，雖沒有被他們扣留，但他的金表金鍊和所帶旅費百餘元，都被糾察隊取去，可見倒霉的也不止我一個。至於你要問湘西的情形，我實在不忍說，而且不敢說，你去問了別人罷！」喻君說完，我看他神經還像很震動似的，也就不好多講了。

湖南各縣農工團體械鬥的事件，報紙上天天都有記載；但不管誰有理由，大概有共產黨員做後臺老板的，總可以得到最後勝利，這是任何人都不能否認的。要想作成一種有系統的報告，絕非短時間所能辦到。此外如婦女運動，共產黨除了喚使一般流氓地痞每日拿着剪刀強剪婦女頭髮之外，就是和蕩婦淫娃幹出種種不規則的事情，或者遍貼「打倒親夫」「擁護奸夫」的標語，去表現他們獸欲的精神，我也不願意詳細的描寫去做張競生性史的資料。

在長沙一直住了六天，纔等着江希聖見面，他說：「我發電報的時候，是在去年年底，不料過

了幾個月你纔接到。現在這裏的情形，與以前却越發不同了，我是準備要走的，這裏的工作，你還是幹不幹呢？」我說：「這種非人的社會裏面，那裏有容許我們存在的餘地，我看還是早一點離開的好。」江君也深以為然，於是連夜摒擋行李，匆匆動身，一直到了安慶，看見青天白日旗隨風在空中不住的飄蕩，總覺得不十分恐怖了；但是在兩湖所得的種種印象，還不時像電影般的一幕一幕在我腦海中開映着。（下略）

胡禮賢啓

武漢派之所謂反共

蘆 隱

稚暉先生大著最近寄汪先生書，已收到，即在本期發表；不過先生很辛苦的避地爲中央半月刊作此文，又先給民國日報登了，還要半月刊落後轉載，倒不能不代半月刊叫屈！

但是先生之意，要趕早宣布武漢派反共文章的欺騙作用，這自然也要領會的。先生所引武漢派七月十八日中央日報政委主席團之報告，最近我們曉得其中事實，早就發生，而武漢派瞞神瞞鬼，直到現在纔執之以爲反共的理由，這不是露出馬脚麼？該報告中摘要宣布的共產黨秘密決議案，是第三國際三個月前派印度人共產黨 *Comintern* 帶到武漢去的。這印度人一到武漢就

舉以與汪精衛商議。乃武漢派報告中說：「不幸六月初旬，政治委員會主席團，忽然由共產黨負責同志，交給一個秘密議決案，」所謂「六月初旬，」所謂「忽然，」這都是汪精衛一派的花言巧語，那裏瞞得過人？如果武漢派真是覺悟到共產黨破壞國民黨為不應該，何以經過三個月後的今日，纔宣布出來呢？再看他們的報告後面說：「政治委員會主席團自發現這決議案以後，因關係重大，不能不審慎考慮，既不願輕率的破棄革命聯合戰線，又不能不為本黨生命及國民革命前途謀安全發達之保障。」該報告中列舉共產黨的五項決議，明明白白是破壞國民黨和國民革命的鐵證，以言關係重大，則誠哉其為重大矣，然口說重大而心裏却還不願趕掉那隻狐狸精，所以纔又說什麼「既不願輕率的破棄革命聯合戰線，又不能不為本黨生命及國民革命前途謀安全發達之保障，」這顯然早有甘為狐狸精效死的心事，直到武漢派血枯精竭已成槁木死灰，而狐狸精顧而之他的今日，纔故作埋怨狐狸精的可憐語以欺人，也已「情見乎詞矣。」

總之，武漢派之反共，仍是為共黨作樫子，其與共黨分開，用意乃在以武漢派冒國民黨之名來弄國民黨之濫污，而共黨則調換一個障地來搗亂國民黨及破壞國民革命，質之先生，以為然否？

中山賢於儒墨

盧隱敬覆

胡漢民

白虛先生同志十三期的三民周報已收誦，先生和幾位同志的努力真可佩服。大著「中山先生之革命觀」雖自己謙說是隨感所及並無系統，然而正見得平日研究的積蘊。是近日宣傳文字中不可多得之作。不過弟個人對於第七節略有異同之見，百忙裏不及詳說，姑說個概略。

先生云：「民族主義講演，雖有六經皆我註脚氣象，要是本着儒家精神。」弟則以為雖採用儒家，而仍是六經皆我註脚的氣象，此點係弟向來不肯苟同於季陶先生者。按孫入孔，非惟不合，亦正不必也。中山先生實在是兼用儒墨而為二十世紀之中山先生，則自然更有其特殊之造詣。夫子資於堯舜，孔門並非夸誕。中山賢於儒墨，吾輩不勞謙遜。大著說孔門結黨，似乎尚有幾分牽強附會。弟意古時政教不分，黨徒之界亦難分；近世所謂黨，自然春秋時代無之，即漢唐以後亦界在黨與徒之間。以今黨而比例孔徒，或有相似處耳。以主觀樹立一義，從而旁通曲證，日語之「我田引水」此自著述家之通病。然大著此類文字，則似宜慎重避免，先生以為然否？又孔門祇稱吾徒，若吾黨小子云云，上有歸歎，似含有鄉黨地方之義，不定是今日之黨。甚至以東脩為入黨費，

或爲一時諸語耳。孔墨聚徒皆盛，墨之組織，似更有可稱。孔墨身分，皆界在教主黨魁之間。漢唐雖有朋黨，其統一信仰與紀律不逮也。至宋之洛蜀朱陸，乃頗學孔門「具體而微」，其不純爲政黨，仍是社會時代爲之。

以上爲弟個人臆測，忙極遂不顧條理，拉雜書之，或爲先生異日整理原稿印作單行本時一參考資料也。

中央半月刊已發行至第三期，先生有暇，請時寄稿。前曾有徵稿一函，不審達到否？草草即頌著祺。

弟漢民 七月二十一日

孫總理實集古今中外諸聖之大成

陳榮廣

展堂先生同志道席：晨起盥誦鈞示，不覺大驚！曩開朋輩談及曾滌生於軍書旁午之際，猶能日閱通鑑十頁，寫日記千言，習靜坐一時，歎爲精力邁人；弟則以爲彼時百事簡約，即圍棋賭墅，尙有暇晷，讀書云云，尙非難事；若在今日，則學必專門，事必分工，情必合衆，而中樞之繁複，殆不易於措歎，於此猶能於萬幾之餘，無幽不燭，事必躬親，諄諄於單詞箋義之指示，如先生者，真足歎爲天

人矣。承示諸義，自當於完篇以後，遵命改正，藉輕尤悔。幸而平素對於總理原認為實集古今中外諸學之大成，非如季陶先生限於傳道統之一家言也，故祇在民族講演上謂有隨順尊孔之民族性，因而運用儒家之精神，（卽因勢利導之精神），特運思欠銳，用筆欠活，致爲全段文律所囿，未能顯豁，似僅有潛意識爲憾耳。至孔子組黨，自是政教合一，故云不僅是一個學術團體，亦如先生大示所謂界在教主黨魁之間，因重在打破不黨之說，遂不得不以其有黨之雛形，引爲例證，而張皇之；猶之禁止集會之帝王專制時代，每以塗山之會以文會友等說爲反抗之證據，亦祇求其似耳。黨徒不分，則學費與黨費似亦可以不分，但用意則在免閱者之囿於理障，誠屬諧語，或亦受吳先生說「拉褲子」劉先生說「勢」之影響歟？第綺語（有訓爲巧語者，拙作實近之），終當力戒，得先生婉諷，更當以嚴師益友事先生矣。靈界獲益，以此爲最。半月刊祇購到二三兩冊，（首冊係借閱。）尊函亦未奉到。容俟覓定三民周報撰述人才後，再行請教，何如此信近於好辯，而又不敢以圓通失真性，惟先生裁成之。暑氣如蒸，敬乞爲國珍重！

小弟陳榮廣謹覆 七月二十四夜

CP的反共與反共的CP

OCK

蘆隱同志（前略）我有一個問題，急須請教的，（或許這個問題，將來在中國革命史上，有重要的價值，）據武漢方面說，但們所以決心反共，乃因「六月初，政治委員會主席團，忽然由共產黨負責同志，交給一個秘密議決案。這議決案之內容，是對於本黨的生命，加以根本的危害。」六月初旬得了這種鐵證，七月十八日纔發表反對共產黨的宣言。宣言裏面，還有「向來沒有共產黨員與非共產黨員的區別，」「我們生在一塊，死在一塊，」「不願輕率的破棄革命聯合戰線，」「種種可憐語，累得吳先生全身肉麻，你也滿肚子憂疑。（吳先生的信和你的按語，自然有批評的價值，然而以我的顛預，敢說當局者別有苦衷，做事和說話，都要一步一步來的，何能一下子就十分徹底呢？）這些且不說了，我們所要問的，却是共產黨一方面的事實，為甚麼武漢「自三月議決，和共產黨開聯席會議以後，由政治委員會邀集共產黨領袖開會，每日一次，或間日一次，每每開到四五個鐘頭，對於國內外一切問題，皆提出討論，共同解決。」如此這般的誠意合作，而「對於本黨生命加以根本的危害的議案，乃「忽然而來」呢？共產黨員失心瘋嗎？還是向來

「貫的政策，最近纔明顯地提出來呢？這一點我以為很關重要。如果認是一時的失心瘋，那就有人會希望化改過，用誠意來感化他，使他覺悟，而我們也不能十分反對此種和平到極的態度；否則認賊作子，姑勿問其是非，而彼黨既是一成不變的政策，就使對黃巾講孝經，其人不是大愚，便是自欺作偽，且因而受害者，斷然不是少數。個人不足責，如蒼生何！共產黨手段百出不窮。」以成功爲道德，「已明明命令他們的黨員，『要取灰色的態度，』『要使人不知自己是C P，』已經是很難對付，還有重要的C P分子，老早爲社會注目者，也可以痛哭流涕的認錯，登報脫離，或說已被削除黨籍，我們就須學大舜與人爲善，學釋迦許人懺悔。而他們遇有機會，却又露出本來面目，並且更加利害，這種的教訓，我們難道還受得少麼？一個鮑羅廷，向着中國人說話，總是說爲幫助中國國民革命來的，『中國國民革命完了，他或者死在地下了，』『如果爲中國國民革命成功，要他脫離中國共產黨，也可以的，』『如果中國國民黨能夠擔任中國國民革命的事，更可以無須要中國共產黨。』這種種的話，都直接間接的撞入過我們的耳鼓，我們想想，可有半句隻字，的真話沒有？惟其如此，所以以中國第一流的思想家——大文豪——也就窮於取譬，祇好說：『共產黨是個狐狸精。』我們看：陳獨秀，譚平山等輩，不過是小狐，鮑羅廷才有老狐的資格，而什麼

駱山老祖，還在莫斯科本部。鮑羅廷在共黨，不算十分出色，已經夠使我們顛倒迷惑，假如共黨本部路施狡猾，將所謂秘密決議案，形式上撤消，重新和國民黨講合作，回復七月中旬以前，三月以後國共的聯席會議，改派個把比鮑羅廷更老練而不「幼稚」的角色來，自然有人要重新顛倒迷惑，那時中國是什麼光景？中國四萬萬民族是什麼結果？我真不敢設想了！我對於任何一個黨中兇輩，都不敢以不肖之心來測度他，小子惟有大呼——總理在天之靈，啓迪所有我黨的領袖以及百萬的黨員，鞏固各個人「護黨救國」的意志，「以前種種，譬如昨日死，」是再好不過的懺悔。却是人的意識，總由客觀的事物，反映而成，所謂「社會的存在，決定人的意識，」不必是馬克思獨創的見解。如果過去的事實，還未弄得清楚，這種意識，是隨時可以變易的，因此革命者要改造環境，改造歷史，而如何才能改造，却斷不是蔑視事實，或敷衍過去的人所能辦。小子之愚，現在只希望一切領袖們，明白詳實的將共產黨在兩湖江西的罪惡，和國民黨所以不能不討共的原因，盡情宣布。領袖們固然可以表示偉大的決心，我們也可放心做事，不知先生以爲何如？很望先生於著述百忙中予以解答。就此祝

你健康！

蘇俄對於中國國民黨的陰謀

蘆 隱

CCK 八月十六日

CCK同志：你離南昌時，我聽說鄭某還在那兒，你何以不叫他一齊離開呢？來信的要點，現在可以完全把我所知的資料給你參考。所謂秘密決議案，原不能算什麼秘密，莫斯科的本部叫他做『土地革命政策』，又叫做『布哈林對中國革命的方案』，提出第三國際通過，更因此而引起托羅次克，辛諾維耶夫兩人攻擊共產黨幹部，和布哈林大起辯論，布哈林反駁的文字，在五月裏，也就登了莫斯科的真理報，——這報是共產黨最高的言論機關，據他們說有幾十萬的銷數，——如何還可以叫做秘密？據武漢方面有的說：『虧得魯意 Roy 告密』，有的說：『魯意表同情於國民黨不贊成這決議，而鮑羅庭就以洩漏秘密名義將魯意驅逐出去』，這都是怪話。魯意和鮑羅庭，都是史丹林的親信人。鮑羅庭原不派自第三國際，而派自蘇俄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史丹林，——第三國際，是蘇俄共產黨假設的傀儡機關，藉以玩弄弱小民族的一個幌子，而史丹林又是大權獨攬，一切專制的魔王，第三國際祇有唯命是聽，辛諾維耶夫原是第三國際主席，曾

隨着列甯二十多年，是列甯第一個助手，資格太老了，就不免對史丹林的專斷有些難堪；而且辛諾維耶夫在國際上的名望，更非史丹林所及，史丹林要對付辛諾維耶夫，於是賦有極力聯合布哈林；布哈林是一個學者，雖然列甯曾貶他，說他「只是記得一肚子的書」，却曾亡命日久，懂得三四種語言文字，可以和托羅次克辛諾維耶夫爭勝，而且布哈林向來是第三國際中央執行委員之一，形式上已是代表蘇俄共產黨，所以史丹林一用布哈林就推倒了辛諾維耶夫的主席；黨裏的鬥爭，已經幾年，到前年辛諾維耶夫聯絡了托羅次克，加米里夫等等，就在第十四次擴大委員會中，批駁幹部的報告，質言之，就是反對史丹林，然因此却一連跌了幾個跟頭，甚至於要被革除黨籍。布哈林在第三國際做了主席，於是完全受史丹林指揮。當胡展堂先生在莫斯科時，辛諾維耶夫尙未倒塌，適逢第三國際開大會，辛諾維耶夫向胡先生極意拉攏，其意就在抓住中國革命的勢力以自重，於是請胡先生提出意見和第三國際合作，同時囑咐德國共產黨首領敘德金表示好感。胡先生覺得辛諾維耶夫還比較的光明，不如史丹林的陰險，免得史丹林以個人包辦中國革命問題，就要更謀公開，所以就寫信給第三國際，願以中國國民黨名義，參加第三國際為一個同情黨，同時要與聞共產黨對於中國的秘密。誰知史丹林聽見這個消息，就非常的不安，馬

上約胡先生談話；兩人辯論了四五點鐘，史丹林說到沒有理由，就祇得說什麼爲避去帝國主義的攻擊，不妨把此議延緩時日。當時的談話，布哈林始終在坐。等到胡先生的提議，經第三國際主席團付審查的時候，史丹林就叫魯意一般人否認了，魯意是審查股長。胡先生當時是接着廣東第二次代表大會的電，叫他努力於國際革命的聯絡的，所以有這麼一椿提議。迨胡先生回到廣州，就把這般經過，在政治會議和中央執行委員會報告出來。並且和廣州的同志們說過：「我巴考察出蘇俄的真相了。第一，他們對於中國革命的機密，對付中國國民黨的策略，是始終不給我們曉得的。總理在世時，我曾在政治會議席上提議，共產黨如果表示誠意，雖其他秘密不願給國民黨知道，但關於應付國民黨的政略，一切真實的內容，如何可以教國民黨幹部不知呢？這種黨團作用，如何可以說有益於我黨呢？鮑羅庭當時也無可反對，就贊成設立國際局，並請總理委任我主持其事，他還答應介紹若干人做我的顧問，依次的將種種實情報告於我。那曉得過了幾天，他就支吾起來，並且表示反對了。這回我在莫斯科誠心誠意的和他們交涉，他們却生怕透露了秘密，仍然和鮑羅庭一樣見解，不特俄之聯我，只視我爲工具，不能相見以誠，即使中國C P一面寄生我黨，一面不斷地陰謀搗亂，也是無可轉移的政策。第二，蘇俄名爲無產階級專政，

其實是共產黨專政；名為共產黨專政，其實是幹部史丹林個人專政；第三國際做假招牌，更不必說。然而他們公然以中國革命問題為內部黨爭的工具，爭想利用為個人的勢力，如此談革命，不知其相去幾遠。他們還要說中國國民黨不免有小資產階級的意識，不能代表無產階級，不知他們這種為個人「奪取政權」的意識，配得上代表何種階級？去年五月初間，胡先生一到上海，就將上面這樁故事，詳細告訴我；後來廣東開什麼聯席會議，沒有好結果，武漢更其大開而特開，結果尤壞，我所以常常想起胡先生的話。在南京的時候，胡先生演講也曾提及過幾次。你如果知道蘇俄共產黨的真相——尤其是不幸的中國人不可不知道牠——請你注意胡先生的經歷和他的批評。你祇從此想想，布哈林是史丹林位置在第三國際做主席的，他可會軼出史丹林向來的政策範圍，而另造什麼新案嗎？魯意可會表同情於國民黨而不接受史丹林做內幕的第三國際的決議案嗎？我還記得十三年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鮑羅庭提出「耕地農有」的政策，胡先生在總理面前，把他駁斥得不留餘地，而所以駁斥他的緣故，就是駁斥他藉土地問題而搗亂的策略；他要求出席於審查委員會說明「耕地農有」的辦法，仍是想確定他支配國民黨的地位，又被胡先生嚴詞拒絕了。後來他究竟弄了一個「感化游民土匪及殊遇革命軍人的

決議案，」就是從土地打主意，雖然經戴季陶先生極力的修正才通過，不是他的原案，而他認為已是遇有機會可以煽動搗亂的材料。代表大會閉會後，他強迫廖仲愷先生將這決議案列入宣言裏面，適在胡先生和汪精衛先生已到上海去了的時候，那時汪先生是不贊成共產黨的，就氣憤憤地寫信責備廖先生，——我記得信中還說：「自中國同盟會以來，吾黨雖備歷艱危，卻未嘗損失獨立，今乃陷於仰人哺乳之地位，非惟可危，抑亦可恥。」——然後回復了大會通過宣言的原文。十四年六月二十三日沙基慘案之後，廣東政府一面極端反對英帝國主義，一面訴諸世界公論而避免戰爭，打破英國的砲艦政策，如是者已有兩個多月，乃鮑羅庭忽然主張「可以和英國武裝決裂，但用「土地革命」政策，於打倒軍閥打倒帝國主義之外，增加一個打倒地主的口號，國民革命軍就拋棄廣東，也可以到處受民衆歡迎，且於世界革命有大影響！」那時鮑羅庭仍是實施向來的策略，而汪先生却已改變從前的態度，對鮑羅庭十分傾心，就連夜照他的意思起草，趕緊託孫哲生先生帶到上海，和許多在上海的中央執行委員商量，並且要帶到北京，帶到馮煥章先生處，幸被戴季陶先生等極力反對，纔始打銷。有這三段故事做引證，你看布哈林所提出的「土地革命，」是否新方案？是不是今年五六月間才改變了對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國民革命

的政策，可是武漢方面冒掛反共招牌，無以為口實，乃說「不幸六月初旬，政治委員會主席團，忽然由共產黨負責同志，交給一個秘密議決案」云云，表面做得多少光滑，然而吳稚暉先生，全身肉麻，我也滿肚子憂疑；其實我不但憂疑，而且曉得了他們的作偽，然而天下事誠然如你所說的，要一步一步來的，不能一下子就儘情說盡，所以我當時對吳先生的信所加的按語，只能就魯意把那所謂秘密決議帶到武漢和武漢派宣布牠中間經過的時間之長久，略為指證，好教人識破他們反共的虛偽。到了現在，許多人還不明瞭他們是奉旨反共的，我就不能不澈底把前面的事實暴露出來，我相信你看了也能洞察其中的真相了。還祝
你努力！

蘆隱 八月二十日

甯漢合作討論

張德銓

蘆隱先生：甚覺塵上的寧漢合作，叫我們不能不抱着樂觀。自然，革命應該集中所有的勢力，唯一革命的國民黨，總理四十年革命的一個遺產，因旁的搗亂，以致分裂到不能收拾，不但我們黨員千萬痛心，恐怕連到僅是抱同情於我黨，和希望國民革命成功的大多數人，也是這樣想

的。現在聽到可以合作，不至於像從前的分裂了，長眠了二千年的孟二先生，也應該掙着他的鬍子起來說：「吾聞之喜而不寐！」所以我敢賭個惡咒：我如果不爲着這個樂觀，而把所有懷疑的觀念盡情掩滅者，有如河、咳、蘆隱先生，你可以相信我吧！我不懷疑義地相信蔣總司令之辭職，是苦心促成這個合作，相信五委員之引去，也是苦心促成這個合作，相信某某領袖，某某先生，一嘸一嘸，一嘸一笑，都是一片苦心促成這個合作。如果有人敢說半個不字，我就不和他拚命，我也要毅然凜然的送他一個惡號說：這就是合作的罪人！

我得到這「歡迎合作」四字的武器，前天偶然把幾個極好辯論的同志，打得落花流水。什麼覺得他們都是可笑。

甲同志說：

「當中還夾雜一些人，恐怕於清黨的意義說不去，未免難於合作罷。」

乙同志說：

「合作要純粹一致的信念，如某某事件，某某電報，似乎不是一致的表徵。」

丙同志說：

革命黨的合作和，一家兄弟吵架後依然和好的不同，是要跟着主義和政策而來的；僅僅感情好了，還是靠不住；何況政治問題，總免不了權力的問題。誰是支配者？誰是被支配者？現時是什麼背景？是否有種種的立場？就算以前的賬一筆勾銷，以後能發抱定犧牲自己個人的見解，來為革命的利益，為黨的利益嗎？我不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我看我們最高的領袖當中真正不把名位權利放在心上，說得到做得出的，不過兩三個人。然而總理在南京三個月，以「總統讓」，究竟感化不了袁世凱的野心，那就使人覺得五委員的相率偕行，於實際上也沒有多大益處。他們說「了百了」，恐怕還是了而不了啊！

丁同志說：

「我們所知的事實太少，自然不能下什麼深刻的批評，不過事情太大了，我們也不好瞞着眼睛，裝作癡呆，變成希望的迷信者；我們稍微聽聽民間私下的偶語，都像是怕上了共產黨苦肉計似的。我想共產黨雖然神通如聊齋說的通天老狐，也未必做得那樣活神活鬼。不過兩湖江西的民衆，受苦何來？掛羊頭賣狗肉，誰給他的招牌？誰還幫着他叫賣？大半年來黨權誰屬？是不是總理容共的本意？固然，七月中旬以後也有幾篇宣言命令，提出反共，但是和

南京四月十五以後，發出討共的言論，性質氣味總有不同，甚至比之以前要討伐蔣吳等人的口氣，也要來得不平恕些，這何能怪老百姓們種種不放心呢？我們小小同志在黨裏不值幾個大錢，但是我們打不銷我們的信仰，掩不住我們的良心；我們也曾立在南京清黨的旗幟之下來努力奮鬥，看見他們還要用誠意來感化共產黨，我不覺得「肉麻」——這是吳老先生的話——我只覺得可怕。吳老先生，我祇聽過他幾次的演說，我沒有和他接談過。我用小人之心來推度他，爲什麼寒電以後一聲不響的遠走高飛？雖不是怕人家「流汗」，「流血」的話還未收回，定然有一種掉頭不屑的意思。張同志，你能打破這一切疑團麼？我們自然十二分贊成合作的……」

我看見他們越說越有勁，我不等丁同志說完，便正顏厲色的大聲說：

「你們都叫做不知大體，合作差不多是爲本黨造出新生命，你們不應該懷疑！黨本來祇有領袖的指導，並沒有老同志不言用着老同志來說話的時候。你們既是知道事實不多，爲什麼還要盲猜瞎說？「談言微中」在一黨大勢所趨的時候，是萬萬來不得的。戴季陶先生不是在前年三四月間做了一本書揭破C P的內幕麼？爲着這本實，戴先生弄到走頭無路。

這就是我們青年的教訓。你們要懷疑，有什麼益處？我決不肯附和。難道領袖們的事，好任你們來批評麼？「從前種種譬如昨日死，以後種種譬如今日生。」這是中國倫理上最高的格言。即使領袖們有錯處，他們已肯認錯，便須讓他們從容補過，只要他們彼此間大徹大悟，互相諒解。或者說「彼此都有錯，」或者說「彼此都不錯，」——無咎者善補過者也。——自然做到恰好的合作。小同志們，老百姓們，安心耐性的，坐享合作大成功的幸福，那還不好嗎？真的，如果「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因而然其然，而不然其所不然，」那齊物達生的莊周，就要束手無策。黨的分裂，已經鬧了兩年多了，還不毅，還要鬧到民國十幾年？你們以為想得深，誰知是求深反淺，並且會因小失大，我所以敢說你們不知大體。如若你們還要說話，我在這屋子裏便提出口號：凡是贊成合作的，請站進來，凡是懷疑合作的，快滾出去！

這樣慷慨淋漓地說了一大堆話，這幾位同志聽了，雖沒有抱頭而竄，也就暗哩無聲。盧隱先生：你看我的話有一分一釐強詞奪理麼？這幾位同志平素固然很忠實，但是我覺得他們的意見太過和我不對路，所以毫不客氣地指斥他，表示我不妥協的精神。先生：你定是贊成合作的，你定會贊成我的態度。

蘆隱先生：聽說你也離開了南京，中央半月刊，還出版麼。可否請你和吳稚暉先生胡漢民先生說，千萬不要絕了我們青年黨員思想上最寶貴的糧食！這是我曉得許多青年同志一體同情的。第一期胡先生「三民主義之認識」是曠世的偉論，雖是「述而不作」，但自總理講過三民主義之後，誰也不能如此的把牠來演繹發揮，好像經胡先生這篇文字發表以後，旁的人都不敢輕談三民主義。其次，「青年的煩悶與其出路」，叫現在的青年，祇有俯首至地，他真正替我們找到出路，竟真是我們的恩人。以前我聽見青年界說：有個青年的吳稚暉先生，現在我想把這話來移贈胡先生，因為不是青年，決不能說得那樣透澈。你的宣傳方略，我未看見全豹，就胡先生引證的一段「革命者的人生觀」，我也完全承認。任遠先生從真正科學來批評馬克思，自是科學界的創作，文字的精銳，在科學界中更是難得；我想第三章以後必更多精采，請他千萬要繼續完功！吳先生和你討共的文章，都有真憑實據，敲骨剝髓。我想這一類的文字，可以另刻單行本，我大膽地替先生們擬一個「新董狐」的書名，你看對不對？不然，就叫做「辟邪寶筏」，可是太舊了。蘆隱先生：我祇和你通過一次信，就是求寄中央半月刊；你當然記不起我。你看我的信，或者疑心我是一個火氣十足的青年。不瞞你說，我從大學畢業不到兩年，入國民黨不到三年，我差不多犯

足了青年所有的毛病——所以我非常歡喜胡先生那篇文章——我向來知識慾和支配慾都很發達，不過爲自己個人地位就可以無所不爲的人，我却覺得不對。這或者是因爲知識限制了我的支配慾也未可知；然而我不肯學人亂出風頭，並不是支配慾和佔有慾的淡泊，我不敢自欺欺人而貌爲高尚。我還有一個見解，就是爲黨國而鬥爭，應該有當仁不讓的精神，爲真理而研究，應該有舍己從人的態度。因此，和人論事，我是十分強項的，而講學的時候，我是十分虛心的。和我相交的朋友，幾乎疑心我有兩重人格，我看見兩三個很好的同志，也似乎和我有同樣的氣習，不知善爲青年治病的胡先生，看來是對不對？我到過南京兩次，兩次都不滿一個禮拜。有一天我求見胡先生，却遇着他的客人滿坐，汗流滿面地一個個招呼不了，我耐心等待了一個鐘頭我還是走了，——我有幾個朋友，都見過胡先生，還見過吳稚暉，就是可惜沒有和你見面，祇好等將來有什麼機會再說。不過我可以豫先聲明的，就是我決不爲個人問題，而要求你們給我什麼工作。指導青年，是你們革命先進同志應有的責任，你不可因爲我的文字欠些委婉，而不屑教誨。

頹悶而求出路的青年張德銓敬上 十六，八，二十四。

真正國民黨的同志當一致團結無所謂合作

蘆隱

德銓先生：你所述的幾位同志和你的見解，似乎各各不同，但是以科學的眼光來評斷，都是對的；因為各人的話都有事實做背景，我們不能否認事實，當然不能否認各人的話。不過就各人的討論而加以總批評，那就應該說：真正國民黨同志，只有忠誠親切的團結，而無所謂合作；既云合作，則其間自有不能團結的困難，也已意在言外；有團結的困難，不得已而思其次，乃云合作，則此種合作當中的苦心，吾輩自當予以十二分的同情和默契，何況有五委員和蔣總司令之引去，格外表示苦心促成其合作呢？所以我個人的意見，倒不只是和你一致對合作表同情，而且進一步要盼望團結之實現。可是現在成問題的倒不是合作，却是周圍實際情況。退一步說合作也好，進一步說團結也好，目的總在黨的勢力集中，這是應該的；周圍實際情況所裹挾的問題却可以層出不窮，這是必然的；到底必然的會支配應該的呢，抑還是應該的能支配必然的呢？這問題却夠我們擔心。再加上必然的事實變化之可能性天天增多，應該的之可能性便越發減少，那革命前途尤其令人焦慮。現在事實上擺明白是英日俄三個帝國主義在東方爭雄，除了真正的國民黨同志想為中國民族打出一條生路外，什麼軍閥，什麼共產黨，都脫不了帝國主義工具的罪名。可是比較起來，蘇俄帝國主義在中國所預設的陣線獨多，埋伏獨多，幌子獨多，因之落牠的圈套

的人也多。以眼前而論，離奇矛盾的事實，已層出不窮，幾使一般人失却判斷能力的自信心。鮑羅庭去了，而加倫和鮑所指揮的全部組織仍然活動；共產黨退出，而陳公博徐謙顧孟餘輩仍冒稱國民黨黨員；葉挺賀龍硬衝兩粵，而汪唐輩軟騙長江下游……這一類的法寶不斷地施演出來，無異指示蘇俄帝國主義陣線的稠疊。稠疊的陣線中，有虛有實，有伏兵有疑兵，有明槍有暗箭，我們有什麼把握可以保證許多人不落圈套？假如實利問題可以蔽障智眼，——大概沒有幾人不如此的，——感情好惡可以支配行爲，那就更是天造地設的工具，助蘇俄帝國主義的成功。我們固然不是說共產黨真有什麼通天老狐的神通，只是供牠擺佈的罅隙實在太多，幾乎不是少數先知先覺的人所能直補得了。這一切都是客觀的事實，如若拿來客觀地估量，便是在值得注意，不能任主觀的希望把牠一齊抹煞。如果主觀的希望可以完全壓倒客觀的事實，那就人們老早應該享受黃金世界的幸福，何至會輪到抽大烟的陳獨秀和一般反革命者來自稱左派領袖？至於說到什麼「認錯」什麼「補過」，好像沒有過失的倒應該讓開來給有過失的人從容補過似的，我只覺得這實在是離開革命立場的話，只有慣於欺騙的人會說，也只有慣受欺騙的人會聽。要是革命，則決不會錯，因為革命的主義政綱政策不能錯的，錯的就是反革命，所以在革命旗

輒之下的人有過錯，就是到反革命一條路上去了，有容他來從容補過，這成了什麼話呢？以上的話，是因為你是一個研究真理而十分虛心的人，纔不嫌直率地拿出來討論，而且我以為我們所討論的應該在中央半月刊公開，不知你以為何如。我在南京，做的只是文字生活，離開南京，也還是繼續我的文字生活，所以我可以說是一個並不須什麼上野下野的人，而回到上海來，唯一的事，就是請胡吳兩先生不要把中央半月刊也算在一了百了的老賬裏面。雖然半月刊是沒有一了百了，這兩期却受了時局的影響，不能不合為一期出版。願頌

時綏

蘆隱敬覆

胡漢民生先對於時局的意見

蘆隱

德銓先生：你的長函，我今天才始收到，近來同志和你一樣意思的信，我收到了好幾十封，我祇好借此作一個共同的答覆。你來信最重要的質問，是『胡先生為什麼沒有表示』這一句話，其實胡先生對於黨國的態度，已經正確嚴格的表示出來，要教我們認識革命黨的正義，革命者的人格。不過他不願意在報紙上說話，這或者是如某同志所批評的，東方道德的觀念太重。而許

多青年同志，就因此免不得嚙嚙到我，我幾番把這些同志的信，請教胡先生，他總說「我這裏得的信也不少，我這幾天精神不大好，遲吓再答覆他們吧。」最近幾天被我麻煩得利害，他才把念四日寫給蔣先生的信稿給我看。他說「這封信要十天以後才好發表，」我想這期半月刊出得版來，總算過了時效，所以我前抄在左面：

介兄大鑒：手教敬誦。弟因感疾家居，不能作一切應酬。聞前日翟與組菴先生到林宅，不及接晤，至以為歉。昨得吳先生信，垂詢近狀，勸以出外應酬，弟病未能即修書作答，略述所見。前在林宅關於黨的根本問題，已迭與吳蔡李張戴諸先生及兄有所討論，并由季陶草意見書而弟附以鄙見，俱交石曾先生處矣。粵事陡起，黨國復危，吳先生書中有怪弟不應安於緘默之意，故力疾報書，即託其代轉兄與靜江先生。原夫葉賀張黃同為第三國際之貓腳爪，就其色彩之隱顯，分附以譚鄧陳顧等為之謀主。而為陰為陽，以破壞國民黨，擾亂廣東。葉賀入閩，張發奎攘臂言討共，乃不尾擊，惟與分道而馳。（季陶言張自認政治部有C.P.組菴先生言黃琪翔與C.P.通甚確，且云會電告任潮慎防，任似未信。）陳顧等既皆至粵，則惟以反對南京政府破壞統一為職志。陰謀既逞，則黃埔黨校亦復橫被摧殘。（此楊希閔劉震寰所不敢出者。）於是而歸罪黃季

寬。季寬之罪，實莫大於討葉賀耳。然如此則任潮尤應爲季寬分謗。蓋討葉賀而迎黃，任潮實主之。陳景璠尤爲愚不可及也。任潮未相見，渠當憶我在南京時八月微電，已否告以張黃之不可靠。我離南京，渠迭電徵求意見，我是否覆以他無足慮，惟慮共產派人之入粵法律保護被欺者。我此時何必苛責任潮，然前事不忘，我輩黨人何以對兩粵之父老昆弟。然而任潮猶且持在粵一班主亂附亂者之意見書而來，不啻爲彼輩張目。然則熊錦帆曩以嫌疑被執，而西山會議通電有其名字，當時即以爲西山會議諸人之罪，又何說也。如謂張黃作亂已成，今尙有兵艦踞廣州，不得不敷衍之，則革命黨之人格，謂何革命之歷史，亦且爲之污毀淨盡矣。人嘗言不當以軍治黨，今直以軍亂黨耳。（聞陳願張黃之口號爲護黨運動，黃紹雄討葉賀共產黨於東江，今爲報仇而捕害之，對共產黨護黨也。）吳先生書言石曾先生說，凡非勾結張作霖的非勾結共產黨的，非有唐生智那樣無限制的野心的，都應釋小嫌而言合作，弟極同意。來教言非忠實同志團結一致，無以挽救黨國，弟尤贊成。病中不能作長函，謹此佈覆，卽頌黨祺。

弟漢民 二十四早。

我們看這封信，大概總可以曉得胡先生的意思了，我還問過胡先生，「你給吳先生的信怎

樣說？」他說：「大意差不多，不過更注重事實問題，以為時局嚴重，共黨正在開始反攻，不是開會談話，敷衍應酬，所能了事。共黨必不利用了張黃，驅走李任潮，趕走黃季寬為已足，我們須得作速加意提防。我們只稍為回憶本年四月間的事情，上海一面開會，而共黨已使他們的工友，試演什麼暴動的戰術。可知議論未定，敵已過河，我想請吳先生和蔣先生幾個人急切注意。」我問吳先生的意思怎樣？他說：「大致也以為然，但是他還要「知其不可而為之，」要盡一番「苦口婆心」的人事，這個意思我自然不反對，不過我料着一定無效果的。季陶先生曾說過，「任何敵人的可惡，都沒有甚過我們同志自己認識主義不清，把持主義不定，這一個敵人的可惡。」我年來也確實見得是如此，可惜我們宣傳主義的工作，還未能急速生效罷了。」他又說：「本來廣東事變，已將西洋鏡拆穿，除非是有心戴住着色眼鏡的人，才不會看見。而那養虎噬人教孫升本的，偏可以在人前說出許多鬼話，真是怪事。我生平懸直和同志論事，尤其不願意拐着灣子說話，所以這回的事，還是讓石會先生靜江先生他們說的好。譬如寧漢滬三方合作的時候，我就不願說話。」

「以上是我前天親自和胡先生談話的情形。（其時吳先生的贅言還未出。）

胡先生信中所說附在季陶先生意見書之後的，有左一段文字，也可以供我們參考。

分功合作之意義，不止不以分功而妨礙合作，且以分功而益完成其合作。——社會之密度愈加，卽分功之事愈精，而合作之效能益著。故分功合作，與聯省自治等主張，初非同物。尤與全國統一之要求，不相違反。總理說：「現在世界上的國家，實行民權，改革政治，那些改革的責任，應該是人人都有份的。先知先覺的人，要有一份；後知後覺的人，要有一份；就是不知不覺的人，也要有一份。」又說：「從此以後，要調和三種人使之平等，則人人當以服務爲目的，不以奪取爲目的。」此 總理之主義也。關於中央與地方的權限，取均權主義，不偏於中央集權與地方分權。又確定縣爲自治之單位。此 總理之政策也。國民黨與共產黨基本精神，不可混同。石曾先生曾言：「彼人立足於強權專制，吾人立足於自由互助。」此論甚精。所謂分功合作，卽本於自由互助之要求。然必以服務爲目的，不以奪取爲目的；然後能有自由互助之真境界，然後能移轉支配慾佔有慾於創造慾。否則專欲專制，乃自然必致之結果，除煽動之外無工作，除策略之外無主義矣。吾黨改組以來，成績固多，然有一患，卽狹隘之功利主義，代浪漫主義，而與夫浪漫主義者，不足語可大可久之業，願其於黨，則猶有純粹服務之意志，於革命，常有純粹犧牲之精神。一變爲功利與個人主義，則以奪取爲目的，其流極將視黨爲個人政爭之工具，觀於俄國

辛諾維耶夫等與史丹林之爭，前爲新經濟政策之解釋，今爲中國革命問題之批評，其果悉緣於客觀一般的是非得失，至於不可以相容，抑出於個人門戶之私，而利用以爲政爭工具，左傳曰：「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若之何。」吾人至此，可知國民黨與共產黨之分界矣。胡先生的話不用我再來下注解，對於你和許多同志同樣的質問，我只能就此答覆。你這回來信，似乎月旦的人物太多了，我以爲不好發表，故此從略，請你原諒。

十一月廿九日 蘆隱

爲粵變事致何香凝

廖百芳

香凝先生大鑒：粵垣此次變亂，有謂係汪先生預先定下的計畫者，有謂係黃琪翔個人自動者，又有謂係公博樹人及甘某等，慫恿黃琪翔出此者，舟中晤教，乃知公博等實預逆謀，鐵案如山矣。綜黃琪翔陳公博等所以數季寬之罪者：曰破壞汪先生促開第四次會議之護黨主張也。曰逼走汪主席也。曰欲踞廣東地盤以爲莫榮新第二也。曰大廣西主義之新軍閥也。曰以暴力壓迫友軍也。曰入湘討唐，爲接受南京特委會命令也。謂季寬破壞汪先生促開第四次會議之護黨主張，他人不知季寬，猶可以此相揣測，公博樹人，則真不應硬造此謠也。當樹人就職建設廳之前一夕，

任潮季寬樹人公博四人，在政治分會開一所謂中央駐粵執監談話會者，未列席之先，任潮季寬，即在省政府委員辦公室中，聲明本日我兩人經聯電寧滬漢各同志，大致謂黨的糾紛，亟待第四次會議解決，無論如何，決不可因討唐軍事影響而停開，恐將來愈加糾紛也。殆列席後，季寬聲聲句句，主張十一月一印必須開會者尤力。當晚討論提案完畢，並決定翌日樹人即攜同提案先行，公博則俟季寬回梧東下後再同行，至必要時，任潮再與會同同行。一場談話，彼此皆認為完滿周密，百芳從旁靜聽，亦耳熟能詳也。討唐事起，汪先生不欲赴寧，一電橫飛，此會遂欲開不得，謂為季寬破壞，真不畏地獄中有拔舌刑耶？謂季寬逼走汪主席，季寬離桂經年，甫行歸去，汪公即頻頻電催，彼又不得不撥冗東下，汪李兩公行期已定，季寬抵粵之日，正是汪李兩公倚裝待發之時，蔡園一磨，即握手送行，謂為季寬逼走，是否季寬逼走？此一疑問，應憑汪公良心中第一次所發之命令作答，復不容甚良心左右之律師代為辯護，更不容汪公以外之人，如陳公博黃琪翔等肆口胡鬧也。逼走云乎者，幸而季寬不死耳，倘有不測，即謂為汪公實誘殺之，而特假手於黃琪翔，千載而下，誰能為汪公之險毒辯也。謂季寬欲踞廣東地盤以為莫榮新第二，無論季寬此次係因討伐共逆葉賀而東下，於粵省之內外各大小機關中，固未嘗安插一個廣西人，即任潮主粵政年餘矣，試問

現在粵中武官，有一團長以上爲廣西人否？文官除一甘某係依附黃琪翔者不算外，再有一縣長或統稅局長爲廣西人否？百芳之爲此言，非謂任潮果有成見，必不敢用，不肯用廣西人也，亦欲證明其胸中確無所謂鄉土觀念者存耳。若此而竟指爲踞地盤，爲莫榮新第二，廣東人眼尙未盡盲，人心尙未盡死，必不受彼輩亂吹也。指季寬爲大廣西主義之新軍閥，謂有軍即閥耶？否則既不能指出其軍閥之條件，信口雌黃，甚無謂也。至稱之爲大廣西主義，正不知何所指而云然？季寬留廣西，德鄰健生，先後率領廣西子弟數萬人，隨各友軍後，自衡州開火起，而長岳，而武漢，而潯贛，而皖浙，而滬寧，而直逼齊魯，不斷的與北敵作殊死戰，士兵傷亡逾萬，除換取一個「鋼軍」頭銜而外，廣西人所得何物，天下人所共見也。謂爲廣西人之大犧牲主義，則可，不能謂之大廣西主義。謂季寬以暴力壓迫友軍，壓迫何部友軍？如何壓法？如何迫法？此一句話，祇應出自葉挺賀龍之口，不意公博等亦更爲葉賀鳴不平也。當黃琪翔等未入粵境之時，一般商民異口同聲，皆譚張發奎黃琪翔與葉挺賀龍等，革命革翻轉頭，一路從北江來，一路從東江入，所謂反共，所謂追擊，實係一齣「扯貓尾」的把戲。吾人以忠實待人，以爲此種測度，未免神經過敏，不料黃琪翔至今日，居然狐悲兔死，不打自招。觀其用大幅紅布大書特書，掛滿廣州市內之「反對亡黨的清黨」之標語而

益備。謂季寬入湘討唐，爲接受南京特別委員會命令，唐生智容其通北，幾至毀滅黨國，苟非與唐氏暗通聲氣者，則凡屬有革命性之國民黨員，都負有一致聲討之責任，初不必待特委會之有無命令也。唐氏既遠竄扶桑，季寬即準備班師回桂，此有事實作證，不能以一種疑心見鬼之荒唐說話，淆惑社會觀聽也。在季寬自動討唐，固未嘗一拜特委之命，即曰特委會以黨章爲無據，而第四次開會在即，特委會存廢問題，自不難於開宗明義第一章解決之，又何憤恨季寬之深，必亟亟欲爲葉賀報仇，而出此急不及待之辣手耶？黃琪翔陳公博等所以罪季寬者止此。吾既爲之分別解答，天日在上，自問無一字爲季寬迴護也。抑重有言者，汪公特中委之一耳，合在粵七八人計之，亦不過中委中四分之一耳。即欲在粵開會，自組中樞，視其他四分三以上之中委如無物，是直知有汪公及其三數私人，而不復知有黨也。誠然，汪公當年固曾擬行刺攝政王，因而取得真革命家之崇號，取得革命黨之正統，此外有人從廣東打到山東，死傷了十萬人以上，青天白日了十六省地方，北洋四大軍閥已消滅過半，帝國主義者在華勢力又已根本動搖，岌岌不可終日，在黃琪翔等視之，都是假革命，都不算革命正統，一若革命二字，係經汪公註冊商標的老招牌，絕對不許別人冒用也者，黃琪翔等果如此體認，是直以謂汪公即黨，黨即汪公，朕即國家，國家即朕，直欲以汪治

國，不是以黨治國，則不如簡直改稱民國十六年爲精衛元年，較爲直截了當也。何以言之？蓋彼等以爲汪公而外，任何人皆假革命，皆非革命正統也。惜乎總理臨終遺囑之言曰：「現在革命尙未成功，凡吾同志，」而獨不曰現在革命尙未成功，祇望精衛也。黃琪翔等用此種手段擁護汪公，恐徒侮辱汪公耳。先生謂據黃琪翔報告稱：「黃紹雄將包圍廣州，非先發制人，必受制於人。」等語，今姑如黃琪翔言而假定季寬果有圖黃琪翔之心，然季寬知兵而精細之人也，黃琪翔駐省部隊不下五六千人，使季寬而果有此心，何以不於肇慶或韶關之間調度指揮，相機應付，而肯以三四十名衛隊冒險於吉祥路之寓所，自入其籠，以坐待縛烹之至，此雖至愚之人，亦能判定季寬之決無是心也。又況季寬此次東來，明明爲汪公再三電召，吳琪翔甯未之知耶？共產黨本無所謂理性，更無所謂道義，尤無所謂曲直是非，故黃琪翔之出此惡辣手段也亦宜。尤可異者，則黃琪翔等之通電，佈告，標語，口號，皆爲對待季寬個人也；何以任潮所屬之部隊及其住宅衛隊之槍械，亦一併圍繳之？猶可曰任潮，廣西人也；馮祝方，鄧世增，李揚敬，何彤等，皆粵人也；何罪必窮搜捕之？陳濟棠，徐景棠，陳章甫等，皆粵產將領也，何仇亦紛紛向其防地襲擊？謂非別有企圖，雖有萬口不能辯也。由此可知黃琪翔背後，實有一極大野心家在；此野心家背後，實有一國際指揮者在；此國際指

揮者，實有一篇極大文章；在特借季寬作題目耳。嗚呼！馬克斯之聖訓，既天經地義於佗成，鮑羅廷之深謀，將黨滅國亡於大陸，人心已死，夫復何言！舟中一席談，知先生尙關懷黨國；黃琪翔作亂後，公博與甘某，又曾一度推先生爲蔡園會議主席，議決許多重要案件，發出許多重要命令；彼輩之尊重先生，所知先生縱未與於繫鈴，或亦有方法爲之解鈴，以消弭黃琪翔等斷送中國於赤俄之一意孤行耳。斯則四萬萬人之生死關頭所繫，不僅百芳一人之希望已也。率直奉書，用當趨候，不盡一一。率肅敬請黨祺。廖百芳謹敬。

勸大家相安一時

吳稚暉

任潮，德鄰，健生，蒼生，梯雲，組菴，協和，子民，石曾，靜江諸先生大鑒：目前如能以黨國爲重，互相合作，實已到了進行順利，馬上可以成功之時代。倘猜嫌不泯，各有見解，互相暗鬥，馬上分崩離析，不僅私人必到陸榮廷、陳炯明等地位，卽國民黨亦恐因之遂亡。語云：爲山九仞，功虧一簣。又云：行百里半九十。每到登峯造極之時，亦卽一敗塗地之日。此最好與最壞止隔一線之理也。所謂以黨國爲重，互相合作者，非謂私人恩怨必當淡忘，如有仇隙，儘可見面不交談；然遇黨國之事，是者雖仇必合作，非者雖恩必反對，此種黨國爲重之觀念，吾想黨內重要諸公，必均能如吾所期。惟當誠

信未孚之時，彼此懷疑，則在所難免。你恐被我解決，我恐被你搗亂，是小組設防，互相猜嫌，在所難免。然若僅僅互相猜嫌，各求自保，這可以互相契約，想出無可猜嫌之法，祖安一時，至誠信一孚，大家疑雲盡捐，仍然合作甚固。即太平之局以成。最怕者，並非各求自保，實有進一步之野心，處心積慮，必欲置人於死地，或拚命為所讎窮乏者盡力欲成清一色，不許異己者存在，那末或如抽繭綫蕉之淘汰，今日聯甲倒乙，明日聯乙倒丙，自以為將大成者，實則到底盡成冤仇，又自以為查了好朋友，實到前門拒虎，後門進狼，終是大上其當。倘黨內同人已到這個地位，那是死症，無可醫治。這種人非但騎馬尋馬，自棄其巍然歷史偉人之資格，且無有不功敗垂成，為世讖笑者。我做這獨議，是對誠信未孚者，貢獻相安一時之法，非謂必欲置人於死地，必欲成清一色之人，尚有可諫之望也。因為那種野心家與自私自利之人物，實不知黨國為何物，上借之以遂其私圖，彼於功烈昭著後之尊榮，與多方攬來之虛榮，實亦辨別不清。彼自以為得便宜，實大吃虧。又可憐他自己亦弄不懂。他既喜醉生夢死，自然亦無話可說。我所以凭着重相安一時者，相安一時，才有黨權，相安一時，黨務才可以整理。整理了，黨權才可以漸起。而至於有力。否則開會開了二天，亦等於虛設。再若開時即互，相利用，亦即互相抵制，非徒無益，且加重糾紛。所以開會，如即商量相安一時之法。並非利

用與抵制，這種會自應當急開與多開。相安一時，才有賢明政府。相安一時，中央才可以籌畫建設。賢明政府，各地方，可以進行賢明政治。相安一時，才可根本消弭共禍。相安一時，消弭共禍，才可以從根本做工夫。即一面增進無產階級之生計，一面以賢明政治化導劣紳土豪於善良，更一面改良教育與實業。使青年有社會進步之希望。否則被集領袖人物嚴陣相持，想防惡化，即搜殺一點共產黨，使土豪劣紳伸張，防腐化，又濫辦一些土豪劣紳，使共產黨活躍；於不得相安之時，即無治本可言。相安一時，如何才可進行，如何才有餘力，如何人民才有餘力，如何人民才有希望，若瑣屑言之，百簡亦不能盡，空話亦可以不必煩言。依我一人愚昧之見，貢獻於大眾者，正係盡箇人無知之狂論，儘可不必忌諱，着了邊際言之，自然錯誤甚多。讀之能採擇者擇，不能者付諸一笑可矣。

一黨部問題 取消特委會。寧漢是第二代表會之產物，滬是第一代表會之產物。寧漢的官司，可以打於中央全會，寧漢滬之官司，應打於代表大會。現在中央全會尙開得極煩難，何況要開代表大會。所以求相安一時，在情誼上言，此次滬已結束特委，自廿八結束，實係滬同志以黨國為重，表示讓步之大度，於將來黨史上當有公道之好評。又滬方合作，以待代表大會，在自己法律上亦覺站得高一點。然所謂讓步者，絕對不是排斥，此必請滬方同志不可懷疑。雖特委取消，而精神

已完全合作，不過中央黨部，在滬方同志以第一代表會之產物，不屑參加第二代表會產物之中，央會而已。其餘一切黨部政界，儘管以相當人物出來幫助相當位置，無所謂滬寧漢也。至於誰是買票到得後了一點，相當的候一候，此則滬寧漢三方人物皆當貢獻之要言，決不是專以此法對待滬方同志。恢復中央黨部，恢復中央黨部與中央全體會是兩件事。中央黨部本在特委時亦未取消，不過用特委來代行執監會員職權，仍用中央執行會名義行之。如此，特委已結束，而中央之執權已仍還諸執監委員，執監委員自然即又至中央黨部行使職權，此無待第四次全會之開也。中央全會，乃中央黨部內一個重要會議，又一見事。惟寧漢合作以前，執監會之秘書處有二，而執監委員則未嘗有二，惟常務委員亦有二而已。此兩個秘書處，兩個常務委員，有待於第四次全會解決。然未解決前，當然先把兩個秘書處合起來，兩個常務委員合起來，支持十天八天，以待全會解決，此乃順理成章之事。陳果夫先生等欲以上海預備會之臨時秘書處作為過渡之秘書處，亦未嘗不可，此皆十天八天之權宜事。但設或十天八天裏，有事必經中央黨部會議者，以我論之，常務會儘可開，因寧漢兩方之常務員亦可通通出席，不必開什麼全會之預備會，權復政治會議。權復政治會議政治會議之存廢，大家已不以特委之取消為然，那末，他之存廢，當然要候第四次全會。

我爲什麼貢獻諸位要先復中央常務會與政治會議呢？當以全會略有僵局，而又各人忙得不堪，四散奔走。果然大家體諒全會，於正月十五以前開成，乃我所急盼。然萬一人數不齊，又須延長一月半月。若有常務會與政治會，固不能將最重要之事決定，而次要者均可決定，則政象似乎安定，人心亦減去恐慌。且熱心全會之人，決無有不努力於常務會及政治會議者。次要大事，儘可先去籌備。且既有於黨部，亦不至紛紛四散，委蛇於旅館客棧矣。政治會議亦合寧漢兩會之人而開，是亦有當，反正未經全會解決，終無從否認。全會在正月十五以前開成，乃我們所急盼，中央各部，若也將寧漢合併，糾紛太多，全會未開前，暫時停頓亦好，否則常務會可以處所任臨時主任。

二政府 政府，全會未開前，暫維現狀。將來常務員依愚見，願貢獻於全會，應命七人。胡，譚，李，蔡，仍舊，添蔣。本係常務員孫哲生，部務外交其責任，然該方應添一林子超，此先生不惟也是中樞坐鎮人物，且表示正電幫助滬方。其餘委員人數，本應減少，然其待革命成後，立永久制度時再說。此時特委取消，即如北方馬閣諸同志等，正當請彼等多與政府接觸，則事事不扞格，而且多助，所以一時員數，亦不必減少。

但此後政府應當有三人常川住府。若如今日之往來如穿梭，僅有李先生一人偏勞，似太辛

苦。各部長官亦宜多住軍。

三軍委會 軍委會在未開會以前，亦可暫支現局。其人選似本亦無甚可議，即員數在目前亦不能減少。政府與軍委會倘全會必需延長日期者，儘可由政治會議先加小小改動，加以任命。如全會再有所改動，亦不妨再改也。

四總司令 總司令若忌之之人，以為將成軍閥之皇帝，本極可笑。蓋不知總司令僅僅居於軍委會之一職，所以略重其禮節者，無非託以前敵征伐之命，不得不稍鄭重也。然禮則重而職固卑。然當此北伐尙未完成之際，一共三集團，乃第二第三集團尙有總司令，獨第一集團無之，這似乎也不相當。所以有人說請蔣先生出來做軍事委員會主席，豈不一樣。這止為蔣先生個人計。自然他也無可無不可，都視為一樣，統不過為國服務，可是為行軍體制論，則覺不合。假定另定一總指揮名義，請馮閣先生亦改為總指揮，十六兩本是一斤，然現在把許多總指揮又加以若何名詞呢？假若總司令改為統制，或什麼什麼，實際終要有一個打總，名目雖改，豈非一般？況總司令之名目并不同一元帥，本不過軍中一質樸之名稱，雖北伐完成以後，軍制必當澈底改定，無論總司令總指揮皆有改定相當名稱之必要，然現在軍事未已之際，似不必馬上討論到一定制度。如倉卒

爲之，必不妥當，徒多紛更。但總司令原不過爲前敵戰事而設，現在與廣東出發時情形大異，從前軍隊甚少，省分更止兩廣，自然由前敵總司令將軍隊一齊支配，當然不生困難。到後來軍隊甚多，省分亦有十許，又要支配一切軍隊，未免太勞苦，亦太複雜。所以蔣先生五月時注重軍委會，本月宣言，亦有軍政軍令，應當劃分之提議。軍政軍令，我所不懂，我外行說話，似乎以後的總司令有減輕責任的必要。好像預備開往前敵的軍隊，則讓總司令完全支配，因爲我們書生理想，是重在令，故歸總司令支配。若暫時不往前方之軍隊，乃重在政，可歸軍委會指揮。如前敵需之者，可由總司令請軍委會撥往前敵，則改由總司令支配。這不是總司令也輕了責任，而軍委會可側重政的方面，與後方之軍隊，討論軍政之整理，一得兩便。所以必請蔣先生更任總司令，乃第一集團軍應有的任務，庶可有專一之號令，與第二第三集團聯同了速速完成北伐，減輕了總司令的責任。不必兼顧到十許省後方之軍隊，亦可省總司令之精神，且輕省設置。

五雜事 政府各部——政府各部。現在配搭似亦完善，倘可以不必更動，則政象亦見安定。國民黨既取委員制，亦無一人久據之理。互相更迭，到相當時期，使各人皆試其長才，乃當然之事。應當切記車站買票法，愈相當於時候愈好。（廣東）廣東張黃軍隊，終不可任其橫決，然能避免

戰爭之大破裂尤善。現在黃先生已達廣州，陳先生等亦由汕將到，應請李任潮先生返粵，為最公平之支配。似乎李登同之師，不可有所變更。我所致意於黃陳諸先生者，大家當以廣東之安寧繁榮為前提，萬不可有絲毫把持之迹，徒造雙方之機會，此必請任潮先生殷殷忠告於諸先生也。今後在中央者，求中央有賢明政治，在地方者，求地方有賢明政治，方不負國民黨革命一番，而中國亦可以由太平而隆盛。所以目前大家仰望之人物，都是歷史上有名人物，死後銅像巍巍之人物，必不可以宮室子女玉帛所識窮乏者自貶史格。如我們這次以後，還是你不平，我不平，鬧得烏煙瘴氣，陳公博之徒，方引為口實，躍躍而動，輿論將歸之矣。粵委員。粵中此次慘變，自然取釀亂者而甘心之，亦不為過，然追到大原，而見我輩崇拜新學說上了別人作僞之過。蘇俄之論局，若中山先生尚在，必早發見，而且定有真道路指示與我們，大家亦不敢不從，何至如現在之參差。一票覺悟了，一票還糊塗，又一票覺悟了，又一票還糊塗，大約受左派之毒愈深者，覺悟愈遲。若論罪惡，我等誰則無之，從黨外一般人民看來，今日我們殺共產黨人家方笑我們自造之而自殺之。我們比之於汪先生等，不過以五十步笑百步而已。當其發病之時，禍在目前，我們自應有強烈之反對，若事已過去，殺之亦無補，則當略述原心，不過能引起共禍則同。所以原情定罪，如汪精衛，如陳公博，如

顧孟餘，如甘乃光，不惟此時在手頭，即把他們辦罪也好。也只好關起來；就是逃了，也應當請他們過了一個常時間再說。因為目前他們起來，又會引起共產黨的興，即便你們絕對反對共產，終認爲有隙可乘之人物也。但賊出關門，既捉不到他，又加甚麼通緝，殊可不必。且如汪先生等，他若能自己不落小樣，不做那悻悻小丈夫，好弄玄虛，自是一個有望人物。他今在海外，我等能優容之，彼必悔悟，若羞辱之，徒促其橫決，此非君子成人之美也。所以程先生等請求通緝一電，詞嚴義正，不過從又一方面着想，暫且相恕，亦未嘗不於人才有益。綜之短時之間，吾亦不主張汪先生等即行再出。這就是他們的買票，最好再待下次火車罷。

除此以外，如何香凝女士等，似乎連查辦亦可以不必。古人有云，脅從罔治，且何女士一人乃女子，慈悲不知大體而已。彼於四月時漢口開除寧方諸人，彼亦下淚不贊同，並不能作爲祖寧叛漢，這亦是程白諸先生所必贊同，吾說可以不問。即或廣東諸同志或因特別受其奚落，有所不甘心，此尤小子所必當獻言者。我想凡同地之人，又屬同志，最要十分寬恕，互相退讓，否則鄰里親族仇寇一結，往往至於累世。廣東堂派已貽讖於海外，故深望吾黨之內，速速除此惡根。敬恆無似，已在報章自供爲小人，然兢兢於有忌憚，決不敢自決恩仇，或有所阿諛。不無稍有遷就之處，若蒙先

生細細見原，必於黨國不能不加曲折，決不願替人主張分贓，或使人私圖。我對汪先生至今視為摯友，我之所以痛詬之而且登報者，不過減少其利用價值，欲救暴起之禍。我議論其人格者，實望其磨去白璧之瑕，知其必為寶器，所以彼若終身加恨於我，我亦只咎我之態度不好，我決不敢一毫加害於他。即如目前諸先生或到相當時，我亦加以譏罵，亦必出於不得已，知我必無一人與我有私憾也。

然胡說亂道，真罪該萬死。所以嘵嘵，因心有所謂危，不敢不言。我覺前途十分可樂觀，只要各位先生讓步；前途亦大可悲觀，只要各位先生稍稍疏忽也。湖南殘餘之唐軍，彼等既願由間道北伐，正宜使之致命前驅，斷不必再動干戈，成立互相殘殺之局。若恐其北伐以後兵力強盛，將終為湘省之敵，我想這是過慮。北伐完成以後，整理分配，正有餘地。且到放牛歸馬之時，本各宜依國家政策，兵工歸農，才能長治久安，否則各擁重兵，本人既受罵無窮，人民亦負擔無休，國家亦諸事停頓，野心家亦揭竿篝火，搗亂不息。這又欲求李德鄰先生，白健生先生，程頌雲先生等坦然大度。目前方求湘鄂之繁榮，與民休息，似最重要。而程先生等此次豐功偉烈，亦百世令人思慕，萬不可不注意糾紛之減少，亦即使全局之速定。此次李白兩先生受小小頓挫，無人不為之憤慨，然亦無人

不飲敬。小子有癡言，以爲此時最能讓步，卽爲後人最致仰慕，亦人民國家所最受其賜。

一月六日致介石先生

胡漢民

前得賜書，適以飲食小過，頭痛劇增，未克承教，至爲歉仄。三日得誦稚暉先生留函，略知商榷之經過，就於稚暉與兄洽商之意見，弟併不反對。蓋以醫病爲譬，惟身心不健，故外邪易侵，而正本清源，却非一丸一劑卽收神效，故以富有革命性如稚暉先生者，亦竟有相安一時之論。今日最重要之任務，仍不外完成北伐與肅清共黨二事。前者弟無能爲役，而兄與武裝諸同志已優爲之。至於如何戰勝共黨，則語所謂知彼知己者，吾人似僅知彼己之病，而未熟治病之方，弟自于役南京四月，卽時時有此感覺，故數月來，屏置一切而注意下之三點。一，三民主義之闡揚。二，民衆運動之理論與其方略。三，黨之組織與其運用。今在研究之過程中，實不敢自信其已有把握，然認爲於此期間，弟當致力與能致力於黨者，實無逾於此。又弟曾屢爲文勗青年同志，舍其佔有欲以移於創造，設我陳力就列，而不能不止，人其謂何？况以擿埴索途者爲領導，其誤事又可知矣。吳先生去月文章，亦謂用弟不着，可謂知我。特於我之弱點，不欲暢言之耳。昨得台電，不欲草草，故謹以書達意。去秋九十月間，石曾先生曾勸出席，弟言我病未能終日危坐，且會議當用甘草，不用薑桂，不如

其已。石曾先生爲之一笑，不復相強。兄知我當能鑒諒之也。

告別國人書

戴季陶

余此次赴歐，名義上係大學院派赴歐洲考查教育，而其實在意義，至爲簡單。蓋無強健之身體與強健之精神，決不能爲國民造福之能力。以最細微而最重要之點言之，一人精神衰弱，一切思想，往往趨於悲觀，所注意之事實，多爲社會之暗黑面，所發之見解，亦多爲消極。以此種精神現象而治事，絕無益於國。且十分熱心欲有助於同志朋友，結果亦往往相反。蓋無論何種主張，倘無健全有力之行動以繼之，均不能成爲事實。無論何種觀察，若無強健之堅持力，亦必不免錯誤也。余自四川回滬後，精神時時在最大之煩悶苦痛中，直至去年大病二百餘日，精神之衰，竟至不能以自力恢復。前年到廣東以後，雖勉強撐持，努力調劑，稍稍復原，又遇時局之劇變，而病狀又增。最痛苦者，明知余之精神狀況，絕不能再激動銳敏之感覺，只有一切不想，可以望漸趨良好，而環境逼迫而來，使余絕對不能自制，感受之強烈，爲從來所未有。此數年中，余之一切思想，隨精神之衰弱而趨於保守，對於任何人均只有極無力之慈悲的感情；此心雖至佳，但失却是非善惡之差別，與勇猛奮鬥之力量，則變爲姑息優柔，以此當政，轉足長惡。蓋今日時局至危，無論何人，凡當政者，

必須有十分強健之精神，多一強者可多一分實力，增一多憂之病人，不特不能增加力量，轉足減少強者之力量。近年以來，同志間往往以爲問黨事非問政治，此實最誤。黨事乃最高之政治也。余每次決定出洋，都爲種種關係所牽制，不能成行，如是者不止十餘次矣。此次余於夏秋之間，則決定俟秋季始業後啓程，又爲種種因緣所累，現在所以毅然而行者，蓋知此時若再不決行，病必更劇，此乃真實之自覺，外人雖不知而余深自信也。此次赴歐，關於考察教育之工作，在短期間內恐難有成績。最大的希望，則努力作身心的革命，矯正一切習慣，以體操音樂與信仰三事，爲自強之始基，而藥品之注射服用，亦可在休養中爲有規則之進行，一二年後，必能在教育學術上爲國民服務，否則日日爲病魔所製造之煩惱憂思所苦，此種煩惱憂思，又均爲虛假而非實象，自拔不可，救人不能，非愛國愛人之道也。人謂余當困難之時，卽遠引避去。此種責言，實爲錯誤。余之不能勝任政治軍事，自民國十四年以來，卽再三確實聲明，而同志屢次以中樞職務相苦，辭職之書上者不下十餘次，在安樂之時，余絕對未嘗爭地位，爭權柄，更無所謂見難而避也。此次余與國人相別，再晤將在一二年之後，余所能貢獻於國人者，則三年以前所著之八覺韻語數百言，及去年在病床所講之八覺講義。當余爲此講義時，病已至重，於至痛苦之中，欲使子姪輩知所惕厲。最後結論

講孝經時，精神稍復，故敘述更爲真切。兩年以來，秘藏不敢發表，蓋知今日青年，決不欲聞此種議論，言之無效，徒增煩憂。然而三年以來，人心愈壞，國勢愈危，現在人慾橫流，正是洪水猛獸遍天下之時，余病中所述，愈覺其真，因決心發表之，以普勸全國青年。此一思想體系，自信無一處不由中山先生之教訓而來，亦無一處不是接受三民主義之精髓。李石曾先生云：「勿守東西舊須爲世界新。」其言至佳，然尙不足以醫青年盲目趨新之病，余將爲之易數字曰：「勿迷新與舊，須辯是非。」倘青年再如過去之任性縱慾，則其結果，不僅自殺，亦實足以覆國滅種，只有發勇猛精進之心，力矯過去數年間之空想妄動，庶可消弭劫運，成就真實之革命事業，保全數萬萬人民之生命，與數千年民族之歷史耳。至於目前之政局，予在數月前，曾應中央諸同志之要，參和前輩先生青年同志之主張，擬具一意見，其中唯一要點，則國民黨生命之能否繼續，全視幹部同志之能否合作。此時諸老前輩，如吳李蔡張胡蔣諸先生，只須一致集於國都，作國民黨歷史之保障，一切行事，如接受遺囑之宣言所述，絕對以總理所授遺教爲依歸，不拘泥於條文，總求能扶助蔣總司令統一兵權，完成北伐，領導各地當局，肅清吏治，從事建設，一二年間，自然能成一基礎。若稍一偏差，則廣東由張黃趨向錯誤而召來之共產擾亂，實爲寒心之至。臨別留言，不盡依依！

再答陳先生

吳稚暉

真算倒霉，報紙更倒霉，爲了一個無聊的問題，要三翻四覆的化了許多紙幅，在國事螞蟥中討人厭。現在簡單答復陳先生一句，關涉出席的問題，執監聯會，既與四中不涉，何以他的議事錄，要瀋在「第四次全體會議紀錄」中，由中央秘書處發表？四中既認九位廣州圍窮禍的先生，一無罪過，何以要把監委會的檢舉，要在四中第四及第五兩預備會的中間，許執監聯席會標明討論？陳先生也對答得來麼？諸多很幼稚的辯駁，恕我是冬烘先生，不曾收到你的改文章束脩，不批駁了。陳先生！你在這舊歷中元鬼節，獨自在靜安寺路蹣跚了兩腿行走，遇了鬼罷。據說這個鬼從河南來。鬼說，革命領袖在河南會面時候，馮玉祥同志曾說：「我無論如何，都服從中央黨部國民政府，和蔣總司令的指導。」吳稚暉說：「馮同志的話，一半是對的，一半是不對的。服從國民政府和蔣總司令，是對的；若中央黨部，一半是昏庸老朽，不能領導革命；一半是毛頭小子，也不能領導革命，所以說服從中央黨部，是不對的。」

所以陳先生聽了這話，不禁打一寒噤，不會昏在地上，叫巡捕抬去仁濟醫院，就算很是一個鬼混的老練家了。幸虧馮玉祥先生未登鬼籙，吳稚暉讀慣何典的對於「放屁放屁真正豈有此

理」的話，尙有與會討論。我在河南與馮先生談話，是六月三十的夜晚四時，就是七月一號的曙光未動時。在座有張岳軍，陳紹寬，李德隣，石敬亭，馬雲亭，吳禮卿，蔣介石諸位先生。我們講不到半句服從不服從的話，我也從來不曾稱馮先生叫做馮同志，儘管對別人間或稱過，不像袍子上穿外國大衣，守住了十七年沒有穿過；然這個共產黨肉麻當有趣的名稱，老實也有點不願意多說。至於我勸人服從什麼人，也是很少出口的，況且對馮先生，爲我所「崇拜的總司令」，能作此無禮的聲音麼？他是總司令，蔣介石也是總司令，什麼會當面請他服從呢？說話那裏說得到國民政府，叫他服從呢？儘管他們軍人，戰戰兢兢，怕人罵他軍閥，或者常有「服從中央」字樣，我是不會注意，決不會中央黨部，國民政府，一連串的說到如此累贅，如同一個人做了官，寫信回去，說阿大阿二阿三，一定要改稱大少爺二少爺三少爺的呀！那裏去分一半對的，一半不對呢？那天河南的講話，有十多個人，都不會同登鬼錄，可以一問就明白的呀！至於我在上海報上，對於中央黨部，早說有共產黨的朋友在內，他們那裏配叫昏庸老朽，叫中央有昏庸老朽，豈不是我來自罵自麼？他們那裏是毛頭小子？陳先生！你也可以算彼中最年少的，就是你，還配稱毛頭小子麼？肉不要麻麼？你遇見那個鬼，真惡毒哪！想把中央黨部還有幾個穩健者，都疑心我罵他們昏庸老朽，從此恨我；

把毛頭小子，隱隱仍是挑起青年惡感，這個鬼，真幫你的鬼忙不少。恐怕這種鬼話，先笑脫了馮先生的下巴罷！至於什麼你們新近最高興的無政府黨等問題，已在答覆汪先生，不答你了。我讀的宋板三民主義，並沒有錯字，你不要讀了木司科的譯本，那就糟了。

爲郭秉文事致楊杏佛

王正廷

杏佛先生同志大鑒：前接大函，當擬卽行奉復，辱蒙枉駕惠臨，因遂開誠傾吐，當承雅許，臨行且以爲圓滿諒解，乃該函竟在報端披露，其間語涉談諧，未必人人人心折，以係立言者自身道德人格所關，原不必從而喋喋。惟所指斥之郭秉文君，對於文化基金一節，其進身立場，與廷既若風馬牛之不相及，事屬國家大計，廷亦何所用心於其間。至謂郭勾結軍閥，不知是否卽指齊燮元爲父，在東大捐款建設圖書館一事而言，事既公益，款屬公用，與私人授受不同，先生固中國科學社之重要份子，聞該社會向齊氏捐有鉅金，豈可因此亦疑先生爲有私齊氏耶？當時郭辦東大，齊任蘇督，同城醇酢，或亦事所恆有，倘卽以此爲擁齊禍蘇之根據，恐亦未免言之過重。用人誠難，所以謀國家事尤難。嘗見先總理當日立黨之旨甚宏，務取寬大，人能自新，不憚與人爲善，故所至聞風而化，遂能完成革命之大業。廷素遵此義，辦事以人才爲準，用人取潔己以進，善與人同，絕不敢因私

見有所揚抑。當夫濟案初發，海內皇皇，廷以不才，承各當局之敦督，設法援助外交當軸，意以平津未下，強敵猶思結外援以爲負嵎之固，對於北平使團，不可不有釜底抽薪之計，因以郭君未露頭角，請其爲個人代表，向各使館有所宣導，而郭君亦遂奮不顧身，冒險前行，期於國軍前進，有所襄贊。雖國民義務，未足言功，然亦何至因以爲罪。而廷之區區微意，亦維爲國爲黨，圖所裨益，故遇事常不憚勞通曲暢，以赴目的，初不計議者以往日之非非，是是特短長於其後也。况卽以往事論，郭君兩年以來，在美解釋國情，宣傳黨義，於友邦增信賴，於敵人破聯絡，不可謂其於吾黨無功績。此等舉動，在美同人，類能知之，若必以主觀關係，連帶及於既往或然或不然之事實，而并絕人效忠黨國之路，則恐非先總理立黨立國之初衷，或非賢者宣勞黨化之美意也。廷矢忠黨國，靡知其他，不習與人樹敵，亦不遑爲人修怨，叨在多年同志，用敢佈其惻私，勉希鑒亮。海濱暑溽，幸爲國珍衛。專復。順頌黨祺。

弟王正廷謹啓

爲郭秉文事再致王正廷

楊杏佛

樞堂先生大鑒：頃見報載七月十日大函，與六月二十九日前所談事實既不相符，語氣亦多

不類，疑非先生手筆。不然，何竟判若兩人。今姑就來函答復如次：銓於六月二十八日，見報載先生派郭秉文接洽使團之電，上午卽至古拔路尊寓奉訪，不遇。下午遂以所欲言者函達左右，並披露於二十九日之上海各報。先生與銓面談在二十九日下午四時半，當時先生已早見滬報，對函中所言，極表贊同，並以二事自任。一，絕不令郭在外交上負任何重要任務。二，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爲顧維鈞所一手包辦，當負責根本改組。談時，先生謂：『郭氏亦有用處，此次令其至北方探聽使團消息，只許彼用耳目，不許用口舌。郭擬入黨，已允爲之介紹。』銓曾云：『若令郭氏在部內任奔走之職，亦未嘗不可。』先生正色曰：『卽科長之職，余亦不願任彼。又謂實不相瞞，將來亦擬與以一種名義，但絕不重要耳。』先生並要不用筆墨答復，銓完全同意。此爲當時談話之大概。次日各報有銓與先生關於郭事已而談彼此均極滿意之紀載，並有外交部任郭爲北平辦事處長之專電，曾有人來要求發表談話內容，當時以先生既要求不用筆墨答復，故亦不欲以所談形之筆墨。不謂事隔兩星期，先生出其不意，而有七月十日之復函，辭嚴義正，讀之惟有驚讚歎贊不肯相去之遠而已，何敢多言。惟來函謂銓函披露各報在談話之後，此一誤也。謂文化基金於先生爲風馬牛，而談話時先生實自任改組基金委員會，此二誤也。謂郭氏有功黨國，推崇備至，而談話時

並不願任之爲外部科長，此三誤也。至謂銓函「語涉詼諧」，有關「道德人格」，不知所指何語，至爲惶恐。爾來人心不古，人格兩字久爲時賢所不齒，先生獨能衛道崇德，敢不以此互相勗勉。關於郭氏擁齊禍蘇，與吾黨反對江蘇學閥之經過，先生爾時勤勞黨國，或未注意；惟郭與齊變元之關係，絕非孟芳圖書館一事，先生如欲知其詳，請閱吳稚暉先生文粹第四冊第二三四頁至二四七頁。至郭近年努力國民革命之功迹，銓亦略有所知。當國民革命軍出師北伐苦戰長江之時，郭氏尙於美國華城賽會場中國部之內陳列齊變元之像片，歌頌齊變元功德；其私黨則在國內勾結國家主義派，組織擁護五色國旗大同盟，欲以事齊者事孫傳芳與張作霖，其破壞國民革命之陰謀，至今未已。最近郭氏在北「奮不顧身，冒險前行」，所爲何事？所成何功？非銓所敢武斷。惟當平津將下，郭氏在津之日，溫士珍忽在平被逮，未幾而有齊變元任國民革命軍第五集團軍總司令之宣傳，不幸未成事實，否則郭氏之功，豈僅來函所云。先生愛才如命，愛敵如友，所見既異，何敢強同。惟總理偉大仁愛之精神，在感化人類共進於三民主義革命之途，非以民衆所付託之名位利祿，博個人寬大之名，作私黨市恩之具。今日國民革命尙未成功，一切投機份子，貪官污吏，無不不思形貌進，謂黨人僅能被壞，惟彼輩穩健妥協不革命之徒，乃可建設，此正國難之命危急存

亡之秋，稍一不慎，則十七年革命失敗之慘禍，又將重演。以先生負黨國重任，故言。餘生平未嘗樹敵，但知嫉惡如仇；不解修怨，但知爲國鋤奸。此身早許黨國，何敢避嫌畏禍，求鄉愿之諒解。既承見教，敢傾胸臆，幸恕其直率。匆匆敬頌黨祺。

楊銓謹啓七月十二日



黨化小叢書

下列黨化小叢書本種對於三民主義則加以普切之說明對於國民黨的歷史及組織則加以詳細之解釋對於蔣先總理及蔣國府主席之生平則爲之小傳以引起民衆之佩仰實爲黨化教育需用之精善小本

三民主義問答

一冊 一角

三民主義大綱

一冊 一角

國民黨的歷史

一冊 一角

國民黨的組織

一冊 一角

蔣介石先生小史

一冊 八分

孫中山先生小史

一冊 八分

上海大東書局發行

中山救國全書

三民主義淺說

建國方略

民權初步

五權憲法

建國大綱

國際問題草案

不平等條約

中國宣言及決議案

第一次全國大會宣言

第二次全國大會宣言

孫中山倫敦被難記

汪精衛最近講演集

孫中山先生小史

蔣介石先生小史

農民協會章程

農民政策

三冊 一元二角

一冊 定價五角

一冊 定價七角

一冊 定價五角

一冊 定價一角

一冊 定價一角

一冊 定價三角

一冊 定價三角

一冊 定價四角

一冊 定價一角

一冊 定價一角

一冊 定價三角

一冊 定價三角

一冊 定價八角

一冊 定價一角

一冊 定價八分

一冊 定價一角

中華民國十七年九月發行

黨國要人的幾封信

全書一冊定價大洋三角

外埠酌加郵費匯費

輯集者 大東書局

印刷所 上海帖嶺路一〇一號 大東書局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中 大東書局

分發行所 漢口 廣州 汕頭 北平 後城馬路 雙門底路 外馬路 楊梅竹斜街 大東書局

長沙 天津 南樓 北街 大東書局

